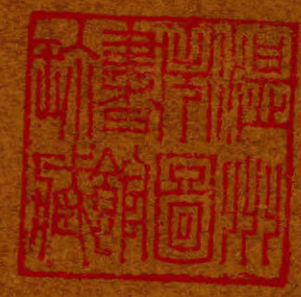


王叔平



漁樵野說大雅

苔山夏大燁逸民父著



按大雅者言王政之大而用之宗廟用之朝廷者也故多受釐
陳戒之詞春秋敘吳使季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為歌至大雅曰
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齊潛谷曰古后王會朝受釐若燕享皆有樂高矣會朝政所自
出燕享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正也小雅王事大雅大造小雅親
臣大雅格君此大小所以別也

釋子曰雅者陳其正理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是也

朱子曰大雅非聖人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嚴華谷曰咏吻吻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之別昭昭矣

文王章

漁曰此詩周公借文王有配命之顯德故後人蒙其多福然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其監昭然文王無心于新命而帝命維周是錫有商忘克配之德而即至喪師此天命之視德為去留蓋不可一刻不永言而念也文王之顯德顯于敬止也敬止則與天合德與命合宜天與人歸一定之理也後王欲保命則必敬天文王之緝熙敬止敬天之道也欲敬天則惟法祖之緝熙敬止而已緝熙敬止于何見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而已此儀型之寔功念祖之真精也通詩只教王儀刑文王脩德以永命不必執泥謂周之受命寔由于文王也莫將文王止于至善之至德看與魏武帝司馬宣王一樣心事

雜曰首章冒起全詩精神包羅受命之本保命之寔配天之故俱合在文王身上劈頭喚起文王在上赫赫如生於昭于天現在穹蒼便是說文王之身百世不沒則見其如天之神合帝之德凡天之命皆其所統凡世之祚皆其所宰故德如文王之昭則帝命由以時天命由以常矣使周無文王其命未必新也使子孫不法文王其命未必不過也此首二句便叫起文王當念之神了周是舊邦則世為商臣不宜膺新命者也文王原甘守臣節但上帝厭商失德其命不得不轉而為新是以舍文王而無有顯德之足受此天命者惟周有顯德故帝有時之命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生死不磨故曰顯天運肇啟曆數方來適際其期故曰時不顯申贊昭字不時申贊新字陟降左右不過形容文王之德與天合一故文王之神與天同運為上在於昭之寔

耳此先以德之顯命之時對起便見文德之配命處但要後人
永言配之耳

漁曰二章言文王以純德垂純譽而裕純故聲譽言其純亦不
已之德下文緝厥敬止乃其實也令聞正德之顯庭顯於人正
昭於天之寶不已正所謂既沒而於昭也百世亦世俱本此不
已二字來文王順帝之德則天豈忍其有空名而無實祚哉故
以服事殷文王身自辭之而其孫子必當敷錫也夫命不于常
何能保得百世正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聞自應有不
已之世此是隱隱諷王修德但不明出言錫孫子為本等而忽
插周士何也人君脩德保命最要在用賢文王之所以為顯德
者能用賢以配天也故此兼及周士之顯由文王顯之也隱然
以君臣一德諷戒之此以周士之顯隱照下殷士之不能顯紳

有君臣共監之惕

蘓曰三章承上言周士之顯有忠敬之德由文王用之以顯于
世也翼翼只作勉敬便是恪共盡忠之臣不必如時說勉即疊
疊敬即敬止為君臣一德此屬牽張附會有忠敬之才德即是
多士之美處然使生非其地值非其時何由能顯生此王國好
際會矣使懷才不見用之不盡米才負此生矣文王隨才器
使各展其能不虛多士之生故曰王國克生常說謂思皇以下
只是承厥猶句而敷衍之不知此章是周公表出文王能知人
任賢克全其用正是盛德所由顯令聞所由承最是通詩關鍵
眼目處莫止作周士遭逢應運便能顯世泛然看過此段夫有
此多士文德賴以宣武功藉以振非周之禍而何且文王處危
疑之勢立禍亂之朝而能容顯德令聞克著正以用此濟濟多

士左右後先故得以安民安國安天下是以能安服事之身而迄今於昭于天也有周之顯帝命之時胥此用多士之力也此為周公告王念文王用賢之聖迹也文王以寧就其生時說方

要

漁曰四章把文王修身要領揭出告王見神之於昭聞之不已皆本於緝熙敬止故穆穆之文王猶穆穆之天命穆穆非德容直指其德之合于無聲無臭處而言也緝續光明此心體則敬止其極一如天之剛健若天之高明是文王之身直與帝命配合此莫大之天命豈無故而集哉良以文王緝熙敬止之天德故上帝命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也夫其孫子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舊業以建中興之治惟顯德在周上帝惟命有德而不命無德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向此自然之理也此是周公

以文王之脩身諷王自修也取人以身正與上章一意貫通
樵曰五章明說出宜戒不宜恃之意歸周之命此天廢商之命亦此天是命之不可恃以為常也自昔然矣豈真命之不可常哉乃德之不能常耳天昔以是命命殷者也而今以虜敵之士不能一為挽回乃服雖仍商祿則從周興亡之機昭昭在目前殷士忠愛無已之情未必不如王之蓋臣也顧此則殊為可念矣此命自爾祖而新則此命不可不念爾祖以保此呼王之蓋臣二句是一篇呼喚精神處戒王意即在其中須說得渾融念字且漫寔填下文修德配命乃念之寔落處

漁曰六章疊上無念爾祖一句映際之也氣脉直攝到自求白所為念祖者只在自脩其德以合于天命也此乃點破念之切寔處修德配命非二事修已德乃所以配天命修之有常處斯

為命之永配處故脩德是法爾祖之敬而其永言配命者又法爾祖之緝熙其敬是則以爾祖穆穆之德保爾祖陳錫之命此多福皆由自求雖爾祖不能為爾代也此上四句只完得王之蓋臣二句下監殷一段正見祖之不可不念意且殷當時亦有配命之德故不至喪師而後不能永言配命所以便喪則此駸命豈是易保的爾欲保命信乎不可不如祖之緝熙敬止以自修矣師人以人心言人心即天命所在只說殷之配上帝不說到子孫覆亡意極含蓄

推曰末章疊上言命不易保怵惕驚懼之而與緊示以保之道只在法祖不易之命承之者爾躬責有攸屬必修德而與命永配豈可自爾而過之不修德即自絕于天能修德可令聞不已也問之義本于德之顯文王惟疊疊而聞無窮至今猶於昭故必宣昭義問如文王之令聞不已也然修德即自宣譽不是要在聲聞上着打點有虞只就廢興存亡說殷之有德與無德廢此自然定理所易知也度其德何如而合于天天則與之何如而不合于天天則廢之上天之載二句是天之無心成化處其裁培傾覆一任人之自取空空猜度無益只須着是儀刑文王乃是保守定着此正喫緊戒王處儀刑者寔有模範可為準則意必須修德之功法其敬止之心配命之永法其緝熙之至儀刑二字根上念字來正與在上在左右照應萬邦作孚要在儀刑上看出作孚即心悅誠服之意此即人心見天命也張壯來曰天載無聲臭之可度此其所以靡常而不易也文王之於昭于天則文王即天載矣天載妙于無文德昭于有故只儀刑文王便是配命而合于天處故萬邦作而信之也

鍾伯敬曰通詩歸重文王之德德即第四章之敬是也其神之昭處根敬之緝來而聞之不已亦根恩之緝來子孫臣庶之世顯皆此緝熙之敬德顯之也而末義問之宣昭正擬顯文王之顯也而永言配命則以合文王者合此命總之以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則法其顯德而後子孫臣庶之得以世顯也

倪玉汝曰此詩重在示戒後王則首有周當自後人說乃反言設宥使有周之德不顯則帝命亦不時矣惟文王陟降而昭之于天之左右所以舊邦而新命也下文言孫子不顯亦世正言子孫臣庶若不是顯德如何亦世世受得此命哉觀多士厥猶翼翼為周之積如此乎世之顯也而謂子孫不德能徵上帝之命乎倘其德之不顯則去文王之敬遠矣安能不如商子孫之臣服于他人商多士之禪將于他廟則信乎命之靡常而不易

也如此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與下命之不易命之靡常天之無聲真意處處相協似為有理而後之念祖念字即文王之敬字而永言永字即文王之緝字宣昭字即文王之熙字而曷問字即文王之令聞配命即文王之新命諸語貫洽字字暗線相照

漁曰於緝熙敬止殷之未喪師有虞殷自天俱五言

小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作周推本之詞

大明章

樵曰此詩本旨陳戒全于首章揭出主腦在明明二字下有明德斯天有顯命文武之受命本于在上之赫下文却皆從生文王武王之源頭說來似為枝葉詩人正以此兩聖人天所篤生者也然皆不恃為天生俱不回厥德而明明在下乃能克受天

命天豈偶然者哉故在昭事上帝內見文王之明明在會朝清明上見武王之明明苟無明明之德未必有赫赫之命也此所為難忱而不易也讀大明之詩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應影響非苟然也

漁曰首章冒起通篇大意首四句見天人相與之幾甚可畏下以見絕于天者証之明明德之顯盛也赫赫命之昭著也此二句言德命相因之理無此德便無此命天難忱以去留予奪不可倚以為據意不易從難忱來此由上二句之意維王字要重凡人保守身家誰敢言易然闕係得喪猶少小唯王之業前不易承後不易倡當時不易殲縫一不慎求為匹夫而不可得何不易如之天任見其勢尊殷嫡言其統正天乃使之不得一日安其位也非以其無明明之德故無赫赫之命乎使字見天有

權而天子不得專其權此所謂難忱不易也是借紂作昭鑒也推曰二章本文王之所以聖者而言摯仲四句亦見天人奇合聖人必生于聖母非無故而然乃及王季二句重看此文德之發源也及字只作與字看大任王季俱有其德健順剛柔彼此咸宜所為維德之行也不必添以德配德德配于天天瑞于人此大任之有身也一德之所合而生此文王為周生也抑為商生也且為天下萬世生也文王此生蓋不容易也

漁曰三章言生此文王是個有明明之大德者小心二句正所為明明之是也小心即緝熙敬止之本體無一念侈放處所謂小也翼翼形容他小心之慎持意昭事上帝就其平日一敬淵涵奉若天道順帝之則言曰昭事一言一動無非明明之心體所敷施也懷多福言福皆自我之小心上懷之也懷此心以事

帝即懷此心以萃福不回從小心來敬以直內立不易方王道
平平故曰厥德不回受方國正多福之寔重在不回之德有以
受之受方國正與不挾四方反照合天人以觀德而明明可見
即合天人以觀命而赫赫可見矣然文王雖未受赫赫之命而
周家受命之基始寔于是矣

摭曰四章推本武王之明明所由生也言赫赫之命既集于明
明之文王矣然不有聖嗣天命孰承不有聖配聖嗣孰生故天
監在下之明明必欲集帝命之赫赫故于文王初年已為之默
定其配惟天意所鍾地靈亦聚合由天作其所在皆若天意所
主云故兩在字亦見不偶意有子言天定之以應文之求者也
正註所謂非人之所能為也應上天監在下意

摭曰五章述聖配之德盛大婚之禮隆皆輕輕敘事之詞覩天

之妹言其聖德聖容如天上女子一般時說謂天德純一太姒
之德亦純一與天相伯仲如妹云又謂文王之德同天譬則天
也太姒配以幽閑貞靜之德是則天之妹也二說孰泥着相穿
鑿妹字故也據詩只說大邦之子生得如此何曾沾着婚配後
事文定四句只是敘上嘉止二字中之事亦不曾瑣瑣說婚禮
之始終不顯其光言以此聖德成此嘉禮則嘉會之隆婚姻之
宜發祥之慶俱於此萃其光顯無窮也時說以光字作上明明
看太屬牽附

摭曰論詩旨以受方國之下即接以有命自天亦直提而詩人
却衍出天監在下一番波濤宛轉表出天心如許屈曲注意人
事許多湊合欣賞此詩情之優游洋溢動盪風流意旨之不局
促徑率如此作詩格度之不涉于散緩宜玩此等

漁曰六章言天命篤周之意有自要說武王受命又把降生根由說起即古詩換章疊句法有命三句申言天監在下二句意纒女二句申言文王初載數句意言天命文王于周宗以開王業文王願以舊邦終故文王欲謝之于身者天轉欲篤之于其子即有克纘太姒之聖女長匹文王合數世之善德歸併于一人身上故曰篤生此天宜聰明于元后也保有安扶之意佑有翼贊之意皆自命言也伐為陰謀逆德而曰燮者順天應人不干天地之和謂其纒萬邦散水火乃以和天下而非以威天下也大商之伐非奉天命則逆此伐為武王之明明受天命之赫赫也

樵曰七章總述燮伐大商之勢以見天命之順人心之應也陳兵之會紂師眾而人不為用侯與者以仁與師人心共奮如此

上帝臨汝人心卜天命也無貳爾心人心決除暴也末二句莫看作詩人設言即當實事益見人情去商從周之切

漁曰末章言燮伐之功牧野商郊非周地惟上帝命其除暴至此煌煌彭彭以氣勢言從從侯與來鷹揚謂義氣激烈直欲夷大難以快人心自運籌決勝說非必其自戰也時字宜看周與商所爭者時耳故當時未至不得不先時以舉事時已至不得後時以違功甲子之日時在周不在商也故弔伐之事慨然任之而不辭曰肆伐亦見武王不得已之心欲伐不伐未敢肆然直到此天田地天命人心遞相為主遂不得以自由而伐于是肆馬會戰之朝晦之終即是明之始除舊苛發新治故曰會朝清明天下清明以其明明者清明之也

漁曰燮伐以和言伐之德也肆伐以威言伐之功也惟德順天

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也文王處說德武王處說功詩人亦公心斟酌立言如此

小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綿綿章

漁曰此周公戒王直從祖宗微時推到後日與王處通篇精神在瓜瓞綿綿上自墮厥問以上言太王開王業之艱難柞楸以下言文王受天命之不易要知周家起初極微而卒成王業者搃由聖祖神宗費幾積累詩中從其為民為國之歷歷可見者一一表揚之以見其創業之難貽謀之遠以終瓜瓞綿綿之意其敘太王獨詳者欲王知先代經幾許艱難而始得有今日不可_不適念也未言祖宗不惟脩德又能任賢則係成業者可以思

矣

漁曰首章比意該舉全篇在本章只重德字言瓜始於德比周之王業始於漆沮之微綿綿二字極要緊使不綿綿安知不有中絕惟德而已惟綿綿不絕乃能及瓜愈茂是其根深蒂固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節春華秋實始致昌大也正意正於首句下補出周民生於有郇家室之日由其中微而復振則又似初生然陶復陶穴郊地之舊俗皆然見其規模草創風氣未闢簡朴尚存鳥窺所為岐豐洛錫宮廟森羅者哉未有家室直言爾時何嘗有王室國家天子居室今日享有此家室亦知前此之何以能創興革故耶

漁曰二章言太王為民避難而遷都皆是英明雄略詒謀遠猷殊無倉皇苟且之舉宜有和民從眾之圖來朝走馬見其保國

保民一段光明正大氣象西流水將東至岐下經許陵涉閿闕
播遷流離之時具有畧地相宅況機安邦規模舉族從遷獨點
出姜女正以厥配德助謀相足有英略相從不似尋常女流所
謂天立之厥配也所以胥宇之事寔相佐畫胥宇是細察可以
立國安民之所此是周公敘出周家初興于患難之時有此番
艱難正今日後王所當追念者也此章推內助本章推賢臣俱
是開創大闢係詩人用意之密處

維曰周興有女福周亡有女禍有天下者不可不慎于內匹也
漁曰三傳言岐下之原沃美足以安民立國正是胥宇之本意
鵬隰二句驗其地上之肥美爰始二句稽其人神之協謀則信
乎周原之土地可居也此亦若有天地鬼神之默設以待大王
之建國意兩曰字是告民之詞未然事也告以宜于此居止又

告以順時日之吉樣見太王之胥宇本具闡度達大度宏遠規
模然必事事求合天人不肯拂民情為舉動此所以為創興大
業之主也

維曰四章言其肯重民事也國都既定民事當舉慰是憫其跋
涉之勞止是遂其即次之安左右列于周原之左右即上慰止
事此定居以安民見都邑雖改而安堵如故疆是定其井夫塗
遂之制理是明其溝洫川澮之限宣謂散居廬舍以便田事敵
則芟夷墾闢各務本業此後田以養民見舊業雖易而丘甸如
故執事執安養之事重周字言曲折纒悉無不盡心也此周于
未有室家之前尤見其一段汲汲為民之意八迺字內要發出
太王許多縲理苦心

陳卧子曰乃疆二句雖是後田其心寓有深意以岐雖遠狄而

密邇昆夷疆理之縱橫者制以高下則侵軼無虞宮啟之布散者睽以什伍則四境皆兵

漁曰五章言太王立國宏模仁孝急務命官營建先立宗廟尊祖之至孝治之道也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司空之事令徒以致役正眾以鳩工司空之事故兩台之是一時事首三句是下文作廟室門社擬冒立室家舍廟室門社在內其繩二句是就所凡立者皆定其規模如分別何處作廟何處作宮社等皆引繩以直其方位各縮版以載時其所先營者宗廟耳莫專以作廟言易萃渙卦皆以王假有廟為言蓋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志太王知此關係故作廟身祖乃所以安民也后稷之祀肅配天之典嚴故曰翼翼非但堂寢昭穆之制備也

樵曰六章言太王有俊民之仁勞民之力以築而人心樂後由其慰止安養此歸市之眾感太王周爰執事之仁而樂為上趨事也不可泛作治室上看陬陬是盛土之人民眾薨薨是投土之聲眾墻未成則築聲登登而應墻既成則削聲馮馮而堅味此陬陬等幾字而築墻之眾之勸事其景象宛然在目當時不以從遷為勞者懷其平日之仁也此時敏官廟之役者諒其不得已之使以成其再造之業蓋知君之安而民始安也百堵皆興雖是乘時創建然立廟治室乃所以治定民心也未句就上民心競勸處從鼓聲點出民情如此則太王之所以慰止者不知何如懇至矣

漁曰七章言創立門社而勢尊用大也三立字俱是創始制度有煥然一新氣象然二門之設固以明體統直令犬羊之類仰

若虎豹九關而不敢進之勢當時門制未定太王因時而不
必是諸侯之分畢門即城郭之門曰畢者取明遠在外之義有
仇則壯都會齋觀瞻者在是應門即朝廷之門曰應者取居中
應治之義將則陳象魏肅肅臣庶者在是冢土築土為壇植木
為主設壇社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交者也戎
醜攸行是未然事言起大事動大眾而為征伐之舉必祭於社
而後行蓋言眾土之義如此亦承狄難而設其備註宜祭名求
福宜也太王立此三不朽大業脫西戎之侮陋創岐山之鴻圖
赫然王業從此開矣

樵曰八章言太王之服遠人以外攘本於內修也肆字承上自
修來上文仁民孝先成家立社其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風聲
聞望皆可以懾服人心故曰不隕厥問蓋太王始為獯鬻後

為昆夷愠雖退避于邠而能強立于岐也柞械四句從太王荒
岐漸說到文王康岐中間包舉三世此暗渡妙指以祖孫相首
尾不必分別添插本註生齒漸繁歸附日眾漸字可玩正爪蹙
綿綿所寓混夷蹙二句見國勢振而夷氛自靖蹙蹙形容其
畏服之狀蹙謂畏懼奔走不顧衝冒撞突也喙謂氣不得伸乃
奔突竄伏之形狀也維字有不暇他謀意四矣字見盛德攝人
不期其殄而自殄之意雖說文王事却本太王來而文王字面
不露為妙

漁曰本章之言受天命者以人心歸附氣象興起決之莫看作
寔受曆數之天命言受命之君必用佐命之臣成功之不易若
此後王之所當深思永念者也虞芮質成見文王德化廣大而
諸侯來歸俱從此眾質成者謂其以訟端來質正以求平而卒

得其成此王訟獄者不之商而之周是何等氣象厥者勃然躍起之勢如弩斯張發不可禦先世積暴至斯日而氣象頓覺改觀非復初生微弱之舊子曰四句是有此四等之人非止四人也按言文王賢路開而拔才眾也惟文王以大聖立于上而羣賢得以所長効于時乃見國勢之興天命之歸正不偶然流附謂引導其下以親附于上也先後謂引君當道導之于先輔君進德相之于後也奔走謂喻上德于下布君惠于民速于置郵傳命也禦侮謂消敵愾折衝樽俎也文王之誕生由聖德之格天服人虞芮感而諸侯歸其神化之妙寔有不可窺測者故特擬議其詞而各以予曰發之言倘亦此四臣之與有力耶蓋深歎文王得人之盛見文王之受命非予所能形容也

推曰通詩之意重在文王德盛國昌周之能瓜寔由于此若太

王之開創雖能立國保民然侯度有餘新命不足為健而已故周無文王天命未必受也然詩詳敘太王之績若為無邊岐之役則世受狄患歲衰未可知也而言天命之歸通賴有人心歸用之文王也所以表章文王修身治國之道且高于誕生之先而其廣於用賢則創業者之前模守成者之世則也蓋萬世之師矣

何元士曰此詩無文王受命字樣亦不點出文王之德只言周業先微後大其創業之艱貽謀之遠安民之仁承先之孝佐命之賢俱歷歷不爽誠人主之所當綿綿繼起也

漁曰周之有天下非文王之所願也周公作詩篇篇推到文王受命維新信此則文王有利天下之心矣公為聖人乃不白文考之心乎觀書泰誓其推本文王者多矣夫使周世為商家諸

侯賢于作戎衣天子何也世祿之家不當以化侯為王稱福祿也故諸詩但以為戒後王修文王之德以保天下則可直以為周之天下賴文王得之則不可讀諸詩使人知文王之為至德者唯吾夫子

推曰第八章首二句五言九章俱五言此詩作法其詳畧變化神乎其風

戒樸章

漁曰此咏文王盛德之詩以勉勉句為主而濟濟則勉勉之流露處德盛人歸前三章指其大段形容之而人之所以歸則於後二章贊嘆之通詩只以人心歸附趨向上摹寫聖德之妙若巽說德盛而人歸則于振作紀綱之神反索然無餘味矣

推曰首章興意只以人用興起人歸非有取義濟濟是贊詞從

容貌美處見其德之生色但不可即認作德看左右言其無方也所色者廣趨者慕德之人心精神鼓動意念息者以辟王而奮發者以辟王而萃打照及作人紀綱看處內外遠近人人傾心文王何心于左右之趨哉惟作與鼓舞之有素不期歸而自歸見盛德之無所不致也

漁曰二章言祭祀得人心濟濟帶上來聖人之容時措咸宜故祭祀即為祭祀濟濟之辟王文王之祭以敬為主髦士之奉亦以敬為宜奉璋者辟王執圭瓚以行正裸諸士執圭瓚以助亞裸也此非獨有事為祭各能以德相將哉我形容其衣冠俊偉禮貌端莊助祭稱職威儀孔時所為宜也此言文王能得髦士助祭而人心恭敬以成禮也不重贊髦士上

推曰三章言行師得人心與意只就同心無勉強上說淫舟眾

稱即胡越同舟人思共濟之意文王之師以仁而邁六師之及以義而勇于邁專主征伐說時說欲謙會反不得旨蓋他事彼行不備六師也及之只形容爭先恐後如不及之意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此獨以奉祭行師見其得人心蓋奉祭易于行師易于畏即此二者而人倍趨向之他可知矣此二章總屬上左右趨之之極

漁曰四章言文王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與舉天象大故成文于上文德久故成化于下壽考正言其久道有以化成于天下也作依註變化鼓舞謂遷善日新踴躍向義此乃聖德自然鼓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非着力有所振作也蓋濟濟之德度永永在人耳目間即永永在人心思間而何不作人也上之雲漢以煥天文下之辟王以啟人又作字要說人文日新上方切

者不欲所不當欲益離而去之為畔攀而就之為援其義相反情動于中曰敬念注于彼曰羨散浚而羨深造到極處為岸是借涉水以岸為極之說人能無此二者之心則神明無累是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惟其明道制事使與帝心相合密人逆天擅兵伐國不守王章便是理之當怒處處者怒民之不莫也爰整二句言其命將禦侮日篤曰對正文王奉若天道明理順則而心不動處篤祐者撫字小國乃周祐之及人處既被密復則周為大邦不能厚庇隣國是周祐薄也故為小國去害乃所以厚周之祐也然此怒為天下之所望也過徂則慰天下之望是以對于天下則文不止祐一既矣篤祐對天下要本莫民講上帝求民之莫聖王代天莫民非為周也皆所以為天下也故過密真是造周以造天下總所以副上帝求莫之心也

旗曰六章上五句言伐密成無敵之功下是作邑而萃人心也
依字應上怒字可怒而怒發而中節其心自安開也正其無畔
援敵美處復自既疆是伐其君而吊其民不是出其不意兵勢
神速之說此句下都是說仁者無敵之意言師入密地秋毫無
犯市民安堵人皆歸順凡器人前所據之險阻無復堅守而皆
附服于我陽我五句不過形容密兵解散人心悅服王師無事
據拔之意密人既服歸附日眾程邑之作所以安密民非徒都
也鮮原就足以安民上講居岐陽負山也在渭將帶河也亦只
是因地以定邑不是有意據其形便曰方曰王皆自臣民之心
言之不本作邑形勝來要知文王隨在為人心所歸豈因新邑
始來方王也恭其莫民之心無處不然凡此整旅作邑無非為
民之故是以合同萬邦下民之心也

兼曰七章言天眷文王之明德故命之以伐崇通借為上帝口
氣不大四句正是明德之是大抵不用其明乃為至明即聲亦
德中傳播之音色亦德中宣著之形容長亦德中張布之氣草
亦德中變化之神不言而信何有于聲不動而教何有于色盛
德若愚何有侈大無為而成何事變革此其中默默有帝則在
而其運用極微故曰不大推移極速故曰不長惟不自用其知
識所知識者一循乎天理自然之節故曰順帝之則四不字之
心正渾合帝則處所以生殺予奪都是帝則故有伐崇之命仇
方文王志于莫民而崇侯助紂以虐民民之仇也即爾之仇也
非以潛已仇之也詢字兼下仁義二意問其能悔罪則赦之問
其終怙惡則殲之摠之求民莫民而止同兄弟者見人心欲共
誅之意正應天順人之罪非藉其援也鉤援臨衝舉三件攻城

之具輕重末句皆本帝命來崇侯有不臣之罪故釐其罪伐之
伐密伐崇皆以帝謂提起見其一奉乎天而無私也文王登岸
即是順則而順則乃其登岸處

蕪曰末章正言奉帝命伐崇之事全是帝則為據縱四方無侮
是順帝則之仁處四方無拂是順帝則之義處俱不是聲色夏
革知識上用事開闢言設之而不用言言任其高大不即攻連
連各司其局不奔競突進意安妥各遵紀律不浪戰要功意討
罪出于天故類之兵法造于古故禍之亦以貽其罪于天神也
致者使奔命而來附者使納款而附不專指崇民蕪第攻擊強
盛意危危負固不服意伐聲其罪而伐之肆縱兵以攻之絕殄
其世忽滅其國無侮以不殺之仁無拂以不質之義當時仇方
之崇其侮四方寔甚拂四方寔甚文王為之聲其罪無非求莫

也四方豈有侮之拂之者乎繼以帝則順而人心無不順也侮
字拂字正應順字

瞿昆湖曰五六章見文王畔援敵蔑之俱無而豈有所利于崇
特以密寔暴民故伐之以莫民七八章見文王聲色不大夏革
不長而豈欲張皇武功特以崇寔仇民乃伐之以莫民繼言文
王有明德而天命之以莫民也

薛方山曰此詩分作三段平看太王是開王業者王季是勤王
業者文王是成王業者每二章各自相連俱重德字而皆歸本
于天每章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與王者一本于天也詩及
太伯王季句不重全旨重在莫民兩字周家世有安民之德故
天命歸之

小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修行道德故有文王代商

雅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誕先登于岸以對于天下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皆間五言

靈臺章

漁曰此詩述民樂之詞乃詩人體民的口氣民樂意在贊嘆上見却不須明說出樂字當時隨君所有皆善談樂道之真有天下太和萬民咸若氣象前二章言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以靈臺為主後二章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辟雍為主詠靈臺而言物之盛以見能育物也詠辟雍而言聲之和以見能作人也然詩是類舉其事非謂遊觀之後復幸學也

雅曰首章寫出民之敏成功樂趣事皆是形容之詞作臺主于

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濬精神命官勞逸一弛一張無非事也庶民之政是民已來也不日成之是成已亟也下只咏嘆上文而形容民之趨事發于中心而無所勉強耳卷緣文王以民憂為憂不知有己之樂斯民以君樂為樂故不知有己之勝註方字已字雖字自字最說得民心懽樂意出

漁曰二章固沼承上臺來加一靈字亦不可忽兩王在字亦重民心樂君之樂使隨在無非樂境也言固有王在而囿中之物皆靈沼有王在而沼中之物皆靈稔稔為他樂趣因人而成若非文王之王雖有鶴鹿奴魚即亦神枯味寂伏濯濯需需於物等光景俱就民情摹寫出來世豈無沼囿鳥獸禽魚之盛而獨文王之在囿在沼則展鳥不驚游鳥自躍此可想當時雖在萬物亦熙熙自若其天無不有以遂文王對時育物之懷則文

王之樂又非僅在一耳目之娛矣此全見宇宙太和萬物咸若景象

禮曰三章言民樂文王之樂虞業二句只是起語重於論二句以見王者之樂首句是懸樂之具二句是統樂之音下二句不單言是鐘鼓之音若是其有論乎徘徊久之不覺令人躍然曰此奏之辟靡者也夫辟雍何地也而奏是樂於乎不其可樂哉虞業是懸小鐘磬者非懸賁鐘者賁鼓列于東序鑄鐘列于西序非置于虞業者但鼓聲謹以立動鐘聲鏗以立號易至散漫於論者大不過官細不過羽所謂樂而不亂服而不厭從律而不好也於樂非樂音可樂亦非其地可樂只渾渾言作樂于辟雍之可樂即環橋門而觀聽者人人自喜則君心之悅豫可知漁曰末章首二句是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又引起言

之樂之更端曰奏作樂先擊鼓一闕復奏亦自鼓始故聞達達而知方奏也註方奏二字所謂有論者方若其論可樂者方行其樂者此正快其可以娛君心于未艾也便見民樂文王之樂處不重民之樂聞不厭上此末二句形容民情可謂深至氣味悠長有不盡之旨

張壯來曰此詩以靈字作主王靈故隨所在皆靈在囿靈囿在沼靈沼在辟雍即靈辟雍飛走禽魚何者非效靈之物鐘鼓在陳何者非式靈之具朦朧在公何人非效靈之官其民若曰吾儕不知王之何以至此靈也安得化予之形為魚為鳥以悅王之耳目化予之氣為金為革以暢王之清宴庶幾王寔靈而民不頑有抱子來以終身而已

小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下武章

推曰通詩以世德作求永言配命二句為主按武王以戎衣繼緒似難比德于先世難合符于天理難取信于天下難為訓于子孫故此詩一一為他割破即中庸達孝之旨前言武王之孝今日而有天下也後言武王之孝萬年而有天下也通為美武王之詞

漁曰首章下武只依瞿昆湖作發語詞猶謂我武維周為妥近作對在天而言謂在下之武王也未穩在天言三后精神上與天通便見其未易配處配京謂在京之居克當其在天之靈故曰配于京下求德配命乃配命之寔也

推曰二章言哲王以世德而哲也其行事原是与天命合的武王之配于京非三后有也易侯而王化國為天下人皆疑之武王起而求三后之德之所在參經權達常變多方求合于天理合天理方合世德此求世德便求配命了下旬轉出一永字以見天命之所配者永即是祖德之所合者無窮也命字與上天字屬合作求期合于天而止人心之所共信者天命此求不悖于天即不悖于祖有以成王者之信于天下無復疑其德矣

漁曰三章言能求世德所謂孝也考字是章脈式本信來不信則不足法矣式即是則武王能為天下式以其能永言考思耳考而曰思就心上看跡或不合心無不同此孝思即求德之思永即配命之永下土之與王者勢分懸絕然此心同則其思亦同人無不可以隨分自盡即所謂達孝也維則重我可則言蓋理道極到之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為法

樵曰四章茲一人者自三后以來得此一人也此人字正與三后配嫡本字茲來此便自應之至了應侯曰遂言所以應之者非以私媚而維以順德蓋所求之世德乃順于祖考之德吾順于三后而不拂先德斯民順于吾德而不拂一人乃所謂順德者何亦曰永言孝思而已此永言句是申贊之詞昭哉句全在通先人之節濟天下之變心事如青天白日可以對祖考可以對天下可以對子孫曾何嫌疑曾何悔恨此句正收結王配于宗之意嗣服即永德永配不專以業言

漁曰五章言孝思永于當時則嗣服昭孝思永于後世則獲祚遂摠是一個永字茲字即上媚茲字昭于茲即昭于後繩祖武者亦如武王之求世德永孝思也子孫能繼者便可得天得人正見武王之道所以為至也夫武王繩三后之武而其道昭來

世又繩武王之武而其嗣益昭則三后在天之靈配于武武王又配于後人豈不受天之祐哉受之者子孫所以受之祖武也武字照德字繩字照永字

樵曰末章緊根繩祖說來四方來賀正受天祐處非止謂朝也謂賀有繩祖之人也既受天之祐則天之所命人不能違即人心之知尊王見王者之有所助也萬年此人心萬年此佐助于萬斯年豈不永有助乎子孫永能法武王而天命自眷人心自屬正見武王之業萬世無弊重武王足為後世法上

小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聲章

漁曰通詩重求字之意二王皆以此克君也豐鎬之遷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武

王之文也作豐而始于伐崇見得欲以救民即文不得不用武也作鎬而首于辟雍即武不得不用文也詩人散顯闡幽幹旋補救之意也每章以丞哉結之不獨嘆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便知必如文武之為君然後君道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也

樞曰首章推遷豐之由蓋推其本于安民之心也通駁有聲且虛看凡君道寔不至者名不揚而文王之光四方顯西土其聲名洋溢于後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夫至治無為太平無象文王非真有所求也真有所觀也詩人特形容其心事視民如傷即民已安而常若未安其所又安一世有不正于今日之治功者必親見其成功而後已此便含有容民蓄眾意以此存心則真能為民而無負上天立君之意不信乎其克君也哉

繳曰二章承上求寧來重作豐意從武功說起為作豐張本受命受詢仇方之命武功有伐崇之功蓋觀兵耀武見謂動大眾而弗寧不知勞我師而弗寧者暫奏厥功而輯寧者永也伐崇非為作邑計但武功既成民歸漸眾自不能已其安民之心故作邑以容之所謂求寧者正欲寧之于豐觀成者正欲觀之于豐是其除民害即以奠民居天意在除殘而伐崇天意在安民而作豐皆奉若天道以求寧故曰克君

樞曰三章述其作邑之制城因舊溝邑稱其城自是體制如此非規模狹小意亦見節用愛民意只為武功甫定土工遂與有似乎急成已欲之意故以匪棘二句表其心如此來孝謂先世以來相承之孝一念安民世世相承又王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豈曰棘歟哉是其念祖德皆所以念民隱故曰王后丞

烝就繼先以安民上說

漁曰四章公之濯正與聲之駿相應伊濯者築室安民功在生靈故言著明也豐邑一作民得其安故皆以豐為歸而倚文王為楨幹此時王室如燬非文無所藉以安也攸同有所歸也維翰有所附也維翰當時民被紂虐賴豐垣之中父母孔邇有以翰護之翰庇之耳至此不維寧一邑而且寧四方功之所著亦庶幾可觀矣是其真民居即以副民望故曰王后烝先輩謂此處見民安功成正以繳首章求寧觀成之意最合

樵曰五章推遷錫之本首二句從水上頌禹之功于豐中著文之德三代維安民之聖能由安民之區也此為武王遷錫之發源攸同與上不同上同其歸附之心此同其臣妾之戴維辟亦與維翰異翰只倚恃屏蔽辟直稟其政教號令蓋維辟必有立

極之區維辟必有敷文之責故建京建學皆所以安民也即此會極之有歸見皇極之有錫故曰皇王烝兩言攸同俱從豐說一以終文之事以一起武之遷維翰得人心維辟一人心皇王維辟言武王之能安民也言皇王則一統天下矣

漁曰六章以錫京二字提起此武王之新立所以收束攸同之人心者也辟雍又遷錫中急要首務立國重教化也就講學行禮說蓋武王所行無非體文王求寧觀成之志脫或形勢弗便禮樂不興不可謂寧基業因前潤色俟後亦不可謂成故鼎定之日建京建學為極大機務東西南北即上攸同之四方四自字皆本錫京言之服謂服其教化思服者心悅而誠服也無思不服正言其攸同也是其能統人者又能作人故曰皇王烝樵曰七章從遷都經營之始敘其慎重為國為民之心首四句

一直說下考卜者卜其可以為安民之地否維龜正之內要見
天地鬼神欲以都會之機卜筮之道先斷于心曰考卜維王則
王志先定矣稽疑所以定眾志也正以終考卜之意成以終宅
鑄之意此其慎重宜民協謀神人以安民故曰然哉成是成鑄
京內帶辟雍

樵曰未章以地能生物興起王有所事以有字與起字相呼應
詒謀二句正是事重上句謂建此立極之地開此會極之區則
後來世世為孫者其謀已定于此矣而敬承之子不過坐收
同之治坐御思服之眾而已所謂之燕之也此專在作鑄京上
言建學帶說是以既之安詔子孫以安也然不徒安一世之民
而直有以安萬世之民故曰武王烝所謂以父道盡君道也貽
謀就安民上講周家世以安民為事先以之追而後以之詔者

為章之旨

樵曰未章指點出文王純亦不已之本體自有範圍一世之精
神與意只重至字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勉便
是綱紀之至無工夫不在行政上說全在心體中摹擬勉勉之
神極渾全所以綱四方也勉勉之神極詳密所以紀四方也綱
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所以四方皆在他線索內牽着便動作
人是師道綱紀是君道被冕士六師皆振作綱紀中人有不左
右趨之者乎上章作人只說他鼓舞作興的事而作之精神細
密處正在此章之勉勉中

小序曰穡樸文王能官人也○嚴曰薪樵喻文王能養人才或
器使之或儲養之無棄才也○崔云又王作人外則使其有文
曰追琢其章內則使其有質曰金玉其相

旱麓章

漁曰通詩是形容豈弟之德之至而所至之神有難以情事測惟其德盛舉天下皆在春風和氣中自然為鬼神所呵護而人物皆賴以陶成也但首末二章有自然受福意中四章有必然受福意然受福意不重只是摹擬贊嘆豈弟之妙化人格神不過借來摹福祿之盛而人與神皆不能外此豈弟之德也此與上章多與少賦故曰詠歌

樵曰首章旱麓無意于樵梧君子無意于福祿故借以興起自然之理豈弟兼內外言即內文明而外柔順之體和樂平易是一國太和元氣之本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樂之氣所凝成聖人一身溫良簡易與和順之氣自然湊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故曰干祿豈弟祿字泛說凡祿位名壽子孫俱包着

漁曰二章言器之美者味必美德之感者福必盛興為必然之理從類而至也上章干祿言已有以感召之此章依降言天有以錫予之蓋惟豈弟之德上迎斯福祿之澤下降言降則非闕干矣此重註必字意

樵曰三章借鳶魚在化育中自然飛躍于天淵而各得其所而人物在聖化中自然鼓舞作興而不知所以為之者言君子以豈弟之德為民之天淵而民自率為魚之性以與君子相飛躍作人正所謂以天下之福為福也豈弟是一片太和之氣人自入其中鼓舞舞焉初何嘗有意作人而不覺其所以作故曰遊不作人味此句原是必然而就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雖文王亦不知其然矣

謝上蔡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退之謂魚川泳而鳥雲飛

上下各得其所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漁曰四章以下都是歎咏不已之詞不必作相承說牲酒不重當帶德說既載載非酒也以豈弟載之也既備備非駢牡也以豈弟備之也豈弟二字入三以字內以享以祀者乃豈弟之君子以之其介景福正豈弟之君子有以介之也

樵曰五章言物之盛者必為人所用德之盛者必為神所慰神字兼天地山川社稷宗廟在就平日歆其馨香之明德與鬼神合契勞者以無斁亦保重之聖心神鬼自來啟沃安全之此勞亦隱對逸者蓋為豈弟于仁世則收功逸為豈弟於暴朝則用力勞勞者勞之人之道也神之道也此不作獲福看是言其豈弟之通天合神處

漁曰末章言物盛有自附德盛有自致也前言福是自降此何

又言求福正要點出不回二字以明君子一生福祿絕非倖致言不回者蓋稍有覬覦之心念頭便邪此即易言及教介福以中正也不主事神說此正解出干祿豈弟之意應繳章首以終通篇之意

小序曰早獲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思齊章

樵曰此詩通是摹寫形容文德之神于存發處驗其至言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以肅雍章作主無斁兩字則所以肅雍之本也首敘德之有自後皆言德之純備愷以摹擬其神化之至也

漁曰首章從聖母賢妃說到文王身上是敘起法言文王之聖

德正有出于成之助之之外若不可以常理拘者思齊以婦德之莊正言思媚以婦德之和敬言四句重思媚二句蓋其能盡婦道正見其為聖母太姒二句重嗣上徽音即齋婚之徽音百男如云仁者必有後正驗其賢處成之者遠則文王性生處自多助之者深則文王根本處自足非全藉于母與妻而文王之從容中道于成助之表蓋有不可得而揄揚者矣

推曰朱子謂據春秋言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併伯邑考武王已十八人然此特見書傳者耳亦見其多也

漁曰二章言文王為神人之主幽而接神神無不格明而接人無不化上三句惠字中便包肅肅之神下三句刑字中便包雍雍之神惠于宗公者克肖其德善于繼述平日能振宗公之無不化是後層意

大業何怨之有平日能體宗公之隱心何憫之有刑謂所行為法式表正影從由內及外由近及遠正心修身接之各得其道御之各服其心穩狀其感通之神如此誠無不格是先層意人無不化是後層意

推曰三章備形其德之純俱就心體上見上二句于極字見其純下二句于常字見其純雖雖肅肅于疊字上見其至要者兩在字見時措之宜也在宮在廟亦是虛擬之詞蓋雖雖不易接也而悅于在宮接之肅肅不易形也而悅于在廟形之不顯二句狀他自然惺惺之心體不涉工夫上不顯以心體之微言無射以心體之純言亦臨亦保只如其不顯無射之初便是若着意矜持便乖文德兩亦字正所謂純亦不已也恭見明德之體無一刻昏散故借臨保二字來形容他無斁之心非真有所臨

真有所保也玩亦字可見

漁曰四章承上德之純來故用肆字摠言德極于純自然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我疾泛說不必入事定烈假言德之光明正大無瑕缺如云蒙難而正志過坎而有孚也不指聲譽不聞亦式謂心體自有個定則處不諫亦入謂心體自有個精會處要活看當時上有聖王豈無前聞下有多士豈無諫諍但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兩亦字天然妙合摠是現出聖心一個自然從容中道樣子

推曰末章從上文節節都是說文心之無數處至此特表出其無數之德有以化成人也蓋德以陶成人才為至賢才眾多帝王之上德也有德謂亦有文之德也有造謂有志造文之德也譽即德之譽而髦則成其有德有造之後也不言文王乃曰古

之人者正以今之成人小子景慕興起想念當時之烈若有今日難觀之思故曰古之人無數即上肅雖臨保意無數即所以造就人才不必云惟德無數所以作人者亦無數上數則世無人心無數則蒸為風俗末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語

鄒臣虎曰髦髦斯士正御于家邦處蓋文心無數在宮滿宮在廟滿廟在世滿世烈假光被于無窮胥天下士而共入其式也小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也漁曰太奴句肆我疾句肆成人句古之人句俱五言

皇矣章

蘇曰通詩大旨在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上乃所以能莫民者只在明明德之人故敘太王曰帝遷明德敘王季曰其德克明敘文王曰予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是者帝者其山帝度其心帝

謂文王不一而足。搃見上天為民而求賢君。若此其切。若人者必明德于天下。然後可對天下仰望之心。可不負上帝立君之意也。周家之世受天命。以此通詩。章章要帶安民意。

樵曰：首章皇矣四句，先為命太王。季文王張劈頭二句，說個上帝愛民極切意思。栽培傾覆，赫赫可見。維此以下，乃先言立太王以安民之意。求莫民正，監觀之本意。二國泛指夏商，勿泥不獲非安民之政也。究者尋覓其人度者，揆稱其任。正求民莫之心也。耆耆致也，謂以安民之意致之也。正與獲字應能獲安民之政，即以其意致之也。增其式廓，猶云大其規模。即立君意為民而立君為君而擇地以究其安民之澤也。此默致其意處。乃眷西顧，太王抱明德于西土。正上帝之所耆者。此字指岐周之地。與之為宅，正增其式廓也。使得宏安民之功業于此矣。其

曰：二國四國曰西，俱切四方來曰究，度願俱切監觀意。

樵曰：二章言未與宅之前，岐周為榛莽之區。既遷宅之後，遂見增廓規模。太王以安民當草昧，經綸芟夷，剪除各合時宜。作屏修平，啟辟攘剔，不區區為荒闢。山木都是一番為民為國精神。從此振刷，具見稅政無不除，蠹奸無不淨。所以培養宗社之元氣，豐滋生民之膏血。一治一修，一留一去，皆從立國莫民之心。精流露，故詩人逐一表揚。照綴出來，帝遷二句，不過推原上八句之意。照出一個帝命來，以見矢授非人力也。帝遷乃作屏以前事，明德即上莫民之德。遷字重非遷其地，以拓周疆乃遷其德，以廣民莫也。借因狄之擾為成周之安，皆由帝心所耆也。申夷句，輕帶上來，言明德為一世之馨。夷狄無百年之命，此二句已見受命了。設承明德者無人命，以何國故厥配之立，是天欲

正宮闈之位為作對之賢以生王季卒興王業而與宅之命為
既固矣立配在荒岐之前開創寶賴其助夫二國皆以婦人敗
太王獨以婦人興西顧之眷然也

漁曰三章言天求王季以莫民維此以下推王季能以德承天
命而開王業也省字見上帝莫民之心時時在念既以宅而與
之又從而省之祚祿二句言前此未拔先也正其開創精神氣
象勃發于林木之間有方興未艾意此時式廓既增已成其為
邦矣但欲明德相繼以對此邦則民可莫也作對者以可安民
之地與能安民之人兩兩相稱之謂然此作對之意非待太伯
之讓王季之受而後定自初生太伯王季之時天意已省王季
之足對矣因心四句正言王季修莫民之德而為天作對之意
太伯王季各敬天命可讓則讓不邀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迹

一讓弟以安民一承兄以安民伯因父季因兄各因天心而已
無所勉強故曰因心則友其兄即以受其讓為友也此從事後
推言也篤慶本友來蓋受讓之後直見統緒在我惟恐有負其
兄而益修德以厚周家之福此便是錫光處蓋使王季不能修
德以篤慶則人將讓太伯無知人之明矣惟修德篤慶然後知
太伯之讓崇德以安民保國也知人之哲彰讓德之光非王季
錫之而何受祿無喪得天命于身奄有四方衍天命于後後日
之奄有乃王季之受祿奄有之也

樵曰四章申明篤慶之德表章王季是個有經綸之主不是坐
享盈盛之才首二句重看帝度帝躬言天授其德也度者心有
定衡制義咸宜處常能經虛變能權躬者心迹無愧非間不生
由其德無玷乃名自全此皆帝之使也其德克明句是本領蓋

君德極難非聰明宣哲出于天授不足以有臨也此句作領頭
下克明始與克類對非疊文也言以此克明之德而王此大邦
自然有以莫民順與比皆所為莫也情無矯拂曰順勢無隔絕
曰比二字摹寫莫字極切邦字正應其山始曰作邦今日大邦
帝之增廓更于再傳矣靡悔者文王之德足以掩迹前王王季
克明之德足與文王並顯將帝度之心可以萬世如見帝猶之
音可以萬世常頌德何悔焉上章言其有光于兄此章言其有
光于子受帝社即上受祿無喪施孫子即上奄有四方然即以
受者施之也

漁曰五章設言天命文王以聖德下承言其奉若天命以伐密
之事帝謂只管無然二句無然雖不是戒詞而辭氣若有天命
其如此之意不可講太自然無畔援者不取所當不取無敵羨
也先後不易民而治則祖孫不易事而謀

陳卧子曰此詩言文王遷豐而造王業于始武王遷鎬而成王
業于終且遷豐而本于武功則文非不足于武遷鎬而敷其文
教則武非不足于文文武一道有周王業之盛不偶然矣

小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功伐也○
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樵曰讀本什周人于其君親之美極口頌揚此臣子愛敬之道
也然其中豈無設飾而後之學者從而推擴精緻極至純粹完
全率為聖域優入之人夫文王至德言為教止是也他若太王
王季武王不過英畧智勇一時豪傑之主豈得與文王同量齊
矩哉後人言詩當有分寸自八股興而聖賢清但就文辭極精
研深未免浮于其人为本等此則八股悞人識量亦可謂盡信書

之流弊矣

生民章

漁曰此詩周人尊后稷以配天故神稷之生皆出于天不與凡人之生相似以天生之聖而有相天之道是故以天之生者足與天配篇中有相之道一句是全詩綱領天之生后稷以此稷之能配天以此庶無罪悔正指其相天之功

樵曰此詩但依先王通篇俱是設言以形容其靈異不可認真保講言其生育不似人間人直恁顛撲不死言其聰明不似人間人直是天授神靈言其功德不似人間人直是生養萬民贊天地此所以合撰于天克配上帝也

漁曰首章言受孕之異以生民二字為主克禋七句皆生民之事生民如何設為發問之詞與時維后稷相呼應天欲生萬世

之民乃先生我周初生之民也禋祀內有姜嫄之精誠上通天帝意所以帝示之以武又若起之以敬履帝武敏敵若因祈而有蓋出于事之適然非意料所及故介攸止亦是詩家常話不必定是祀郊禘之地載震而懷妊載夙而屆期載生而分婉載育而成人此是樵敘之詞時維后稷言生育出來乃是箇奇特聖人也

樵曰履帝武履敵正是周人神性其祖之詞註所謂受命于天固有以異于常人也時說穿鑿作履高辛氏之武以行敏作將事齊敏敵作感動之速但說得此句理正則下文棄置又無謂了不知此句正要說得奇怪無理方與詩人稱異之旨合况古之異人其生有不可以常理拘者多矣

漁曰二章言降生之靈異皆是設為形容之詞周公不曾見姜

孺之生后稷此段說話不過託以神異其生庶不拆副無災害世之先生者亦有之然詩人則舉以為天顯赫厥靈以生異人故如此不拆副使無災害格形容一個如連字詩人直以無人道而生為聖人之所以異于人故又從赫靈中翻出一番真異事以為上帝之寧我康我故使無人道而徒然生子也見由姜嫄禮祀之誠乃有赫靈也寧是監其意康是享其祭居然生子明明說是上帝所生也註無人道而生是子即度出下棄寘字來

樵曰三章設言屢棄寘之死地而不死所以為天生之聖人寘隘巷寘平林寘寒水誰寘之與豈姜嫄親寘則何忍豈使人寘之又旋誰收而復寘此皆形容其為天生而人不能奈何之意不可認作是事不然如今人溺女何用遠寘耶但活潑依詩人

情景敘去隘巷猶近人居而平林則僻地也平林猶有人到而寒水之地必人所不到者也寘之者欲踐踏死也不則以其飢而死也不則以其凍而死也乃牛羊反以足腓庇之平林會伐轉寘鳥覆翼護防其上下之寒鳥不去無以全稷之生一去正為天意欲顯其靈也單訝載賂見其聲宏氣壯有異人焉聞之者將訝之曰此固寒冰之兒而猶生也何人善屢死之而天善屢生之也註于是始收而養之度下極妙

漁曰誕寘之隘巷章四句五言

樵曰四章言其兒童志量不凡克岐形狀魁梧克嶷神采俊發具見靈秀所鍾異于常兒處至于能就口食此不過自知其食亦何必于粒民之食然其食天下之穀已於遊戲時若露其端藐之貫下四件旆旆等不可入種植有道只是無心處而天機

自啟化工自呈即稷亦不自知也荏菽等雖是嘉種洪荒初闢尚靡之草萊中稷兒時嬉戲即能簡而植自是天啟其聰而況植之盡美非天能而何夫以童穉之年做參贊之事時雖未為農師而有相之道已胚胎于此矣

漁曰當時神農既渺耒耜久廢于懷裏即禹甸方平嘉種尚遺于草莽菽之五句此兒戲所為便有經綸參贊之妙造化在手民命在躬天下萬世粒食之化機生來便如此曉暢天機自啟有不覺其然而然者此何等靈異詳堯舉以為農師度下即有
邵家室

稹曰五章言其有功于農而肇有邵之封疆為天下生人之穡后稷教之則后稷之稽也有相句極重是為于天地生成所不及處能裁成輔相而贊助其化育也下七句句句見有相道在

內泮水甫平艱食方奏天下一豐草之區耳即有黃茂孰從而種之自稷芾而除之其地始可耕也方是莩中注意初萌芑是甲內微萌欲吐種是甲已拆而成稂又是芽附土而漸長發則苗出土而將秀秀則未成穉而吐華堅是受氣足好是形味全穎是穗繁而下垂粟是粒皆寔而不秕此皆由相之有道也自苗至寔雖苗生自然之序然其間浸漬灌溉耘耔保護相時因地寔由人力之助使然此十個寔字所謂有相之道也稷之有功于民具見此章有邵句就酬粒民之功說世祀姜嫄意帶言漁曰六章言與農民之利以開有國之祀上章已是教民稼穡此因欲舉祭祀而更端言之非至此始使民徧種也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靡也以供粢盛而寔蠶蠶擇黃茂中之可以供肇祀者故又曰嘉種獲畝任負皆民為之以供稷之祀事

者重肇祀上民之知此則由稷教也祀華宗廟奉神言蓋稷受有節之封則內神外神稷皆主之而有周之祀寔自此始以農之務教其民者既自稷而興以農之利祀其先者亦自稷而起故曰肇祀蓋國統自稷而始則祭統亦自稷而創厥初生民夫豈偶哉

蕪曰七章詳言肇祀之意將我祀如何喚起俱本后稷創始而歎或春四句承秬秠歷芑說此為饒事也載謀載惟是吉蠲事取蕭二句是求神事載燔載烈是獻尸事故註曰四者皆祭祀之事春榆鮪蹂醴是致其精鑿意叟皞燥濕相投之聲浮浮水火既濟之氣謀是卜行祭之日擇助祭之人惟其齋戒以清其神滌濯以潔其器取蕭句是祀內神取歆句是祀外神燔近火烈遠火燔所以備庶羞烈所以薦豆寔以獻內外之尸以興嗣

歲是興起將來使嗣茲歲所肇之祀也有無窮意

漁曰本章言郊祀格天之速由聖祖格天之久也言上帝歆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源上帝之所以享稷不特言也胡臭句接上喚下之詞肇祀謂自后稷以教稼肇封而有祀說無罪悔正應有相之說道以稼稽遺利萬世天為生民而生稷稷粒民以相天有功即是無罪以迄于今謂民享粒食之利于無窮則此有相之功在天者亦無窮昔姜嫄以郊祀而生稷故其祀也上帝康之寧之今日後人以郊祀而配稷故其祀也上帝歆之上帝之生稷也欲其有相焉上帝之歆稷也以其能有相故天歆稷之心即是生稷之心也是稷之格天有素則今日之祭而即歆者信不在于芳臭之薦而在于祖德之馨也

許南臺曰此詩首言受孕之異次言降生之異又次言見棄之

異皆是設言形容之詞以見其受命于天而推其為天所命是以幼而有志于農其性一天植也長而有功于農其道能相天也稷既以農肇封又以農肇祀而祀典之修極其詳備則能無負乎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惠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寔為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也

行葦章

樵曰全詩以莫遠具邇為主後三章曲盡親親之情無非莫遠具邇意成戚二字重看行射致祝摠是曲全此戚戚之情主人親親之意全在父兄彼此修德以永年而共迓國家有道之長故末云以引以翼以介景福意極宏遠說者徒以親私思幾失詩人之旨

漁曰首章言行葦本有生意惟勿害則生自茂兄弟本皆至親惟莫遠則情自親興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詩人殷勤篤厚之意正于勿莫二字見出戚戚有出于天性自不容己容正與敦字相映莫遠具邇一正一反不遠便邇二或字是于開宴之初預擬何人當肆之筵何人當投之几此言情當如此下草方是舉燕此二句情不在肆投上在情投上教莫遠具邇之情

樵曰二章言方燕時侍御獻酌飲食歌樂之感以見主人懇懇篤厚之意以緝御一段單提以獻酢二句作行酒以醢醢二句作進穀而歌兮句又單言樂摠見優賓之意鋪陳日筵蹈藉曰席依之以几摠一肆筵也緝御更僕不乏使也獻酌二句須重主人樂賓上蓋獻以致賓之酢洗爵以致賓之奠洗爵者示不衷真學者示有終醢醢燔炙脾臠摠皆嘉穀也一一薦之非以

八音和歌即以鼓聲獨奉其將之以禮又申之以樂總是綢繆委曲無已之情見始之奔走旅酬于廟者今得從容于燕私昔之將享奏格于廟者今皆盡情于燕寢中點祭餘之禮方見祭畢而燕意

漁曰三章此以射禮寄勸政凡射皆以中不中較而今此之射則惟以飲不飲較此借射以舉賓較藝較德不過為勸飲而飲非如大射賓射專主觀藝觀德也堅者弓體勁白者弓體平四節既鈞泛言射者而中有多寡則因之而序賢四節如射專言勝者而容有愆怠則因之而序不悔蓋中多則藝精而不賢者受罰爵也不悔則德盛而悔者飲罰爵也皆中則以多為高皆多中則以不悔為德皆是一時事兩序賓之意是勸賓以飲皆中序賢却不定要賓賢皆多中序不悔却不定要賓不悔設方

以盡歡正欲吹求賓之失處以祈罰爵直借此以防上下之分而洽賓主之歡惟恐兄弟一人之不飲正所以盡戚戚之情也燕曰未章因舉酒祝壽而願其修德以享之正主人親親之本意曾孫維主者蓋昔為宗廟之主今為燕飲之主燕將畢而醜酒酌大斗者情無已也酌以大斗緊連上文黃者船背頭着一祈字謂舉酒而祝其如此非因飲酒而得壽也然獲壽考而不文修一德亦非考終之命道故又以引翼維祺祈之凡人年老神昏氣衰引謂其志使不昏也翼謂翼其氣使不衰也二以字着力父兄之自相以也壽考維祺言其以德享壽為吉祥之至則景福之介更無窮矣薛方山謂福字放寬說不以景福即壽祺也

瞿昆湖曰行葦不獨親愛之而已又相與引導輔翼以進修其

德業所以親愛之者無窮此周王所以得親親之道也後世若漢文帝雖能篤親然思有餘而義不足卒之淮南諸王莫克保全蓋不知此詩之義矣

小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專事黃髮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既醉章

漁曰通詩以令終二字作主前三章是父兄感王者之恩而祝以萬年之福後但述尸之敬辭而終之以永錫祚胤見已令終之祝非虛而無據也要之昭明方是景福錫類方見昭明公尸之告亦即父兄為之始終總是一意

推曰首章及二章既醉二句會前章之意在內既者盡其禮終其情之謂父兄不獨以燕飲為恩而一燕之中懇懇委曲饒却

情意故曰飽德景福泛言下昭明其寔也故三章只承昭明說昭明對幽暗看福限一隅則暗在天下福止一身則暗在後世惟天下後世無不全方是昭明之象昭明二字虛含下祚胤說萬年含下永錫祚胤之久長說切不可作壽看此即令終之伏案也

漁曰三章昭明承上說來只以此二字作主有融高朗亦自其昭明而極言之有融云者渾徹無玷缺之意自其福之峻極不可踰曰高自其福之通融陰不可揜曰朗此高朗皆渾全融徹所謂有融者如此高朗令終即萬年昭明意令終是無窮之意所謂有融者常有融高朗者常高朗有倣正昭明之令終處此昭明在今日則為善始垂之永久則為令終重令終邊行葦之燕君以神之惠惠我既醉之祝臣以尸之嘉告昔君見今日臣

子之厥祝無憑昔日之神明昭告有據也令字做字嘉字皆是善起下類之善極相應

通解云有融者明之盛高朗者明之極以昭明為主是形容之詞大意言受福君子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後偉光明如此

禋曰四章及五章先言錫類之由首句是詩人之詞該下五章為通述敬辭主祭者既敬助祭者亦敬是君臣一德以為之類主奠者既孝舉奠者亦孝是父子一心以為之類而福亦遂以類報籩豆靜嘉就薦品物之誠敬而君子之誠敬益見朋友攸相謂朋友助祭者皆承主祭者而各揖治威儀以佐主人朋友如此則主祭者可知故即以君子之威儀孔時接之威儀是君子之敬微于禮容者時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皆有威儀不疏

不數不慢不急非孔時而何不匱者當旅酬告成後其心猶若祝祭迎牲始也永錫爾類摠承二章意類亦取其與君臣父子之善相類虛影下祚胤講永錫即萬年類謂之永錫即景福昭明融朗之善其終也

漁曰六章合後乃錫類之寔正萬世昭明之事此章乃下二章摠領室家句不輕言天子正于此中凝承後嗣正于此中孕毓是那居之地即錫福之地未句只重永錫上蓋祚是今所已有者曰永錫其祚不止今日之聯聲后而攝祭也胤亦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永錫其胤不止今日之有孝子以舉奠也必有萬年永錫斯為高朗令終

禋曰七章言錫祚胤非祿罔與藉非所稱萬年之胤也故永錫以祚使祚與胤以類從君子為景命之主而景命附焉若有依

毘之義故曰僕此萬年有僕中即闕着子孫身上

漁曰八章言錫祚非亂罔與承非所稱萬年之祚也故永錫以亂使亂與祚以類從女有士行則母賢而子必聖此句詩意極周匝願其多聖子神孫而又有賢妃聖后則室家之壺永無女禍孫子當指嫡而宜于王者方與景命有僕意相合非如他處子以子孫之多為福也上章天祿景命正承受在此孫子身上上章重被字此章重釐字即上文永錫二字意此所謂令終也有倣也皆公尸嘉告也

黃維章曰後二章反覆互言二者相因之義惟天命永固而其福益遠子孫繁昌而其祚益長詩人立言之意如此

按古之說詩者謂既醉一篇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福富也家室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而藉子

瞻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

鳧鷖章

推曰通篇一意無淺深止以樂得其所為興也各章福祿俱寬說疏義謂極祝其福祿最是蓋人臣之福雖不外于君恩而即歌其燕飲為福祿則主人亦近于誇矣通作注看要想周家重祖考而篤于親親方見太平盛世景象各重公尸燕飲二句首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其意無盡其味無窮矣

漁曰尸以象神祭畢之燕故不敢留而轉為次日之燕故云繹而賓尸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推曰通篇言鳧鷖在涇則得其所公尸在燕則燕其心此興意也亨登筵之逸而忘象神之勞則寧而安以公尸之燕而無拘束之累則宜而怡來處即得其所處意來宗即尊榮為賓意靈

熏有易敬謹而為和悅之意成者言福來成就我也為者言福來扶助我也下者言福自上而降其身也燕于廟為私尸燕于今為賓昔既以格享受福而今又以燕飲受福則福積而高大矣獻耐行于一時恩寵延于永久源源盛福將長與公尸相周旋則永無後艱矣此只言其有後福不以後日為尸言旨酒嘉穀即前禋將之餘瀝假享之餘馨也方見釋祭之意

假樂章

小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據序與詩意原無所闕而想其燕尸時從容諷詠太和景象藹然可掬真有神人胥悅之象此當于言外得之

漁曰先正謂此詩全重自天申之一句下皆發明乎此而其所以能得天申則以有顯顯令德能宜民宜人也故首章言君子

以顯德而受福下皆詳言子孫之賢以盡首章末三句之意稱子孫之賢指其福之大者言之子孫賢則王之保佑命者益固于無窮所以終自天申之意要知象公尸稱卷口氣

漁曰首章假樂稱美之詞總德以光明為善故以顯顯言見積中發外之盛也宜人民正令德顯顯處謂以是德顯于政教間則宜民照下綱紀四方看以是德顯於舉錯間則宜人照下率由群匹看人民咸宜即是天祿受者言其宜民有以慰天求莫之心宜人有以副天簡在之心所以受祿于天以顯顯之德有以受之也保佑命即天祿之寔皆已然之福自天申之即以保佑命者申錫于無疆也保者維持調護意佑者開導引翼意命者命之為君師也申者重也是常保常佑常命內包有子孫在漁曰二章此後皆詳言自天申之之寔于字從受字生以顯德

受若猶顯德于也百福下子孫等是也子孫百福中最大者不止就一世言千億言其多穆皇四句言其賢敬者德之聚也聚則有幽深玄遠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元也元則有盛大宣著之意故曰皇皇正與顯顯令德相應宜君宜王正以敬美之德宜之也側重宜王上所稱宜王者何亦如顯顯者之宜民宜人而已以下指其寔而言舊章本君子令德者為令典正宜宜人之善經也但智者以聰明亂之故多愆愚者以怠忽玩之故多忘有敬美之德必無愆忘之虞不愆忘便自能由舊章而民人宜矣率由與宜民宜人相應

樞曰三章此下皆專指宜王者而深願其如此也威儀二句正言其所以繼顯顯之令德抑抑秩秩正穆穆皇皇之汎露處德顯為儀而曰抑抑則所為顯顯者其氣深德顯為音而曰秩秩

則其為顯顯者其神貞王者守成必賴羣賢之助然在往以私怨私惡使賢者不得盡忠終亦不樂為之用惟無怨惡則諫行言聽賢者有以行志而盡職此國家治平之福也夫君德修則主治有本用賢公則輔治有人自然得人心以得天心而受福矣受福二句凡人主長久之福全在維繫一世之人心四方之綱正為受福無疆處無疆言其統領天下之廣皆本君德來無怨二句應宜人受福二句應宜民

漁曰末章承上來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統係于綱者綱既張紀自理也此句便是天子之不懈于位處燕及者因安民而及之也先正謂大權總攬于一人則臣下無紛更擾攘之患大抵綱紀肅張之世人臣得從容效忠絕無掣肘之病只此便是燕非偷安無所事事之謂百辟卿士正是朋友荷燕及之休

者媚以心言是臣子自效之忠盡非以燕及故媚之也不懈二
句正媚之寔情不懈只是修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紀常張常
理之意即上率由不愆忘便是故墜者民之勞逸視乎君君好
逸則民勞苦矣君無逸則民安息矣此位之不解民之所以息
也不是已然事此特稱願耳夫君繼攬以燕臣進規以勗君
太平之休也王者百福孰大于此非自天中之何以有是
小序曰假樂嘉成王也。先輩云此詩有祖孫濟美意思有上
下交泰景象有天人同符機括信非成王時不能有此

公劉章

樵曰通詩戒意欲王之厚民也厚民則公劉之思可法也其思
在于輯人民而先國家也故全篇以篤公劉句為主要其所篤
在思輯用光而已五章以上詳述其始終厚民之事末章又提

敘其始終厚民之事周家無公劉則一戎狄之俗而已豈能光
顯其國家以有今日之人民之輯和哉此公劉之德不可忘而
其思為子孫所當念也

漁曰首章言治國而務足民之事因遷國而為安民之圖莫非
所以厚于民也公劉厚民全在思輯之心見之公劉當不啻失
官窺身戎狄此時念民生之未安慨國勢之不振故匪居匪康
句言其在西戎日平事時治國之心事所包者廣不專指迺場
二句言也場疆積倉則其思中之大務也迺場二句乃匪居匪
康之寔用力處乃場乃疆只使民易其田疇而不奪其民時此
時徹法未定不可強解以大界溝塗等語積倉本場疆來此二
句亦若國足民之道宜如此非預為遷都計而然然公私皆富
而力且強則可以為遷都之舉矣迺裏二句則是遷都之備思

輯用光此句是公劉遷都大主意輯對侵侮言光對僻陋言思
令其民脫橫侵辱侮之苦正欲光顯其國不奄奄于荒涼險僻
之區也弓矢二句只形容遷國聲勢赫奕防衛森嚴意不重足
兵言爰方字見不如此富足不敢輕行以病民也啟行見光輯
在此一舉也

難曰二章言順民之心而親于其勞所謂厚于民也此就初至
邠而相土以居民重胥原有不違寧處以奠民意既庶三句見
邕居未定時民情已安政是人情之已輯可見邕居之不密緩
庶人眾也繁人禱也四民之屬非一類也順言從遷而至者皆
安之也宣言徧處而畢安之也得仁人以為依歸當草昧而蒙
慰止視旅處如其舊都尚何永嘆之有上陟山巔以胥風氣所
從來下覽平原以胥風氣所由聚陟則復降四字正見上下山

原之勞如此正所以求奠此庶繁順宣之民舟之以玉象文德
也舟之以刀嚴武備也此佩服只紀其一時勞涉亦有此威儀
大約是詩人點綴波瀾不是十分有意

漁曰三章言建國居民而綜理周所為厚民也逝泉陟岡即胥
原一片心事但上是覽形勢以定都此又于所都之地詳擇作
居邑之形勢也廣原在百泉之側非從下周流無以遍觀其包
絡之形與方面之正高丘在南岡之下非登其尤高者無以遠
覽其環拱之勢與向背之宜俱見再三度審極其慎重之意京
師之野言其為風氣所聚也語却帶下四時字正指京師之野
可以安民立國如此處處以安其身廬旅以寧乎客言言有以
發號令語語有以商政事見將來作宮室無不在斯是未幾事
蓋草昧方開之日正人民觀望之時而所以悅安人心商確長

久者已大定于此矣無一念不是為民故曰厚

推曰四章言其慶邑居之成以載燕羣臣而為此連屬人心之大計以遂其經國安民之心所以為厚民也于京斯依對相土營度之勞言蓋民臣安而公劉之心始安踰濟濟搃狀羣臣之威儀見開國草創即備禮樂風度登筵依几閑燕羣臣就燕光景賓登筵始曰執豕是狀其從容燕飲情意朴率之景不必泥用豕用匏見其儉質飲之食之言盡懽暢趣也君之宗之重洽情分不重嚴名分上蓋燕飲為樂豈反以禮法拘之非主人之心也君之者謂與異姓之臣則盡君臣之愛而不失優臣之禮也宗之者謂與同姓之臣則盡宗主之愛而不失親親之情也正見公劉尊賢親親之盛是嘗燕飲之間即具尊親禮樂之風其規模氣象關于民風國體所謂厚也

漁曰五章言經野之事五句分既溥且長就芟夷墾闢之後說既景三句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相陰陽之向背以識寒暖使種植各適土之宜觀沅泉之高下以足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類利三單是賦法所以足兵撤是稅法所以足食公劉時未嘗有井賦撤稅詩人即以後法稱前事不必執泥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允荒即承上言民之歸者眾則地之溥者益博長者益長矣夫辨土授民事無不周如此見其厚民之意

燕曰末章搃括一詩之意歷敘安養之事富庶之効以結思輯用光之案斯館初至邠暫舍于此此句即相土時事也涉渭二句即營度時事也止基即落成時事也乃理即辨土宜定賦稅時事也爰眾五句即邠居允荒時事也故曰搃叙其始終而言

也止基中不惟君有所都而民亦有所安迺理不惟足國而且以阜民爰眾是安民之效爰有是養民之效兩岸對居曰夾一面臨水曰邈皇過中含富庶二意芮鞠中葉夾湖二意迺密中亦有生齒歸附之意夫始盡安養之務終成富庶之效信乎公劉思輯用光而厚于民也

吳涇野曰周之有公劉言其時甚微言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召公之志也歟

洞酌章

漁曰三章平看總是欲其盡君道以得民心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興意無源之水猶資于用有德之君必庇于民每章上三句皆有遠近相瀆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二句君之與民勢分懸隔惟和平樂易乃有並下黎民的意思而民之

休戚得以相通故曰父母豈弟君子猶今稱聖天子一般作敘述語氣虛講為妙不必沈強教悅安註但同民好惡意不可易民之攸歸者有瞻有依得所往也民之攸墜者有怙有恃得所安也皆不離為民父母之意蓋有豈弟之德則能得民心否則不能矣各章末皆要見反此則非父母之道方見戒王意小序曰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享有道

卷阿章

樵曰通詩從廢歌中矢忠愛之誠動其保泰令終之思而致久安長治之樂其道則在君子有以俾之耳俾之維何修德而已用賢而已當時成王歌中必有治安天下長久太平之意故召公迎其意而唱嘆揄揚以道其安富尊榮天和成周洵有南國彈琴之盛而導其都俞喜起之情優柔諷詠散動之羽翼之寓

託之詞不明言而意有篤至欲王于聞音之下徐自感發此召公之所以巧于迎機善導也首章發端之意以矢音動其聽二三四章極福祿之盛諷其俾五六章得賢自輔之益諷其有七八章賢才效用之忠諷其使九章君臣相感之機諷其召末章直諷其不以富貴自樂而必以求賢為保天下永福祿之道也戒意俱在言外君臣相得詩可以多而不多者其旨已遂也此欲王之自得之也

漁曰首章首二句開闢敘景便有太和在日光景卷阿地之勝南風天之和此時來遊者有與天地同寬之適成王所以暢懷寫志而興歌當時召公叨輦轂之陪遂迎王之樂氣遂發為賡歌之咏矢音中包許多意思且說不出只有欲言之意借奏于王前因王之歌而亦歌若無意于獻規諷諫者蓋國家當太平

盛世可樂者此時可慮者亦此時公之矢音雖不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文微之意已隱然言外矣

燕曰二章諷其善終之必有以俾之也游休根上游根來而俾

歌

與則瀟洒而無係累優游則從容而無拘迫此又形容其游與休也穩是海宇清明朝廷無事一段閑暇自適光景然此伴與優游却從王平日憂勤得來彌爾性非祝其壽考亦非戒其全性只如云終此生一般俾字內含下修德用賢全要像散動他的口氣箇是善終根善始來曰似先公箇極有深意蓋先公所以致此者必有道矣先公正對爾字見若一味爾游爾休未必能似先公也就欲王思其所以箇處

漁曰三章諷其常主之必有以俾之也販章者畿甸要荒倬然大明而無侵凌紊亂之意孔厚者倬然大明者又自鞏固不搖

此二句內要入天地山川在方合註謂覆載間皆吾天地而又
清寧不改況峙內皆吾山川而又帶礪無傾即此已主天地山
川之百神矣而猶欲要之于久使販章孔厚者永保于無窮也
主是百神之精靈依之為主也主字內有常意在

趙曰四章諷其常永純嘏之必有以俾之也受命長只就即位
無疆說第祿康謂坐享重熙累洽之盛而無事締造之艱也即
此已是今日之純嘏下只言其常謂長者常長康者常康也都
是散動之詞要他自思所為俾之者功由何自

唐荆川曰此上三章皆是散動他而語意一步進一步始言今
日之享休明而願其永保再言今日之撫疆土而願其永主又
言今日之受天祿而願其永受全福但恐其君以逸豫滅德卒
亦不能彌其性耳而所藉以彌爾性者非得賢自輔不可故下

遂以馮翊孝德告之

漁曰五章此下詳告以用賢為俾彌爾性以為受福之由馮翊
孝德不必拘定已用未用縱是國運方盛師濟具備只在用之
則為有不用則有亦同于無故急以引以翊信任之蓋此四
等人才德兼優以之導我則不昧于所知以之相我則不怠于
所行能隨其所長以之則君子之德自然修治而我之所行皆
可為法于天下四方所以則也四方則人心得而天命固矣

樵曰六章承上章所謂德日修者言之顯昂三句承上馮翼孝
德之助來見得賢之益顯昂德形于外者自見其體貌尊嚴圭
璋德融于內者自得其性情純一也令聞德音也令望德隅也
此皆君德之純全而人賴之以維持總保者也綱者眾紀之所
繫天下歸于一人猶眾紀係于綱也此為綱言四方皆願在君

子綱維內也與他之綱異切不可分上此為師道君道作眼
漁曰七章八章言賢才用而有忠君愛國之心正以勉王之用
之也下集所止上戾于天鳳皇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
士之心也然鳳皇治世之休徵飛則天下快覩賢才天下之利
器用則天下太平皆興意也然不見信任則其心不得以自效
故使之命之有待于王也吉人吉士包得廣馮望孝德亦在其
中以其能載福祿純淑之慶為王興太平故曰吉非一人而足
故曰多維字承多字惟多故隨所使而皆能効職也媚天子見
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心媚庶人見賢者有維持惠愛之德媚
天子只是引望天子為則為綱也媚庶人只是使庶人則于天
子綱于天子也然容悅非媚而憂盛危明為真媚姑息非媚而
教思容保為真媚乃其惠愛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也不得分

為兩事

蘇曰九章雖依比意却是含蓄唱歎之詞明說出便覺詩意淺
了賢才生於治朝將以効用也鳳皇鳴于高岡之時也賢君出
于盛世所以待賢也梧桐生于朝陽之地也羣羣萋萋人君有
待賢之盛禮乎雖雖暗暗羣賢有和集之德音矣只想像此等
和平滿朝明良景運一唱三歎神情躍動意旨油油言下莫徑
露方是詩人含意之妙

漁曰末章待賢意詩人未嘗明言特就車馬上着既且二字作
點醒言言此車馬之庶多闕馳豈止以供伴奩之游聘優游之
休乎此外亦國家典禮之物也但禮賢在以德招徠不徒藉乎
車馬詩人若即指其來游之車騎借以稱揚其車服之盛足以
為干旌下賢之用是託寄之言所以召公作詩至此言及于車

馬突然而止不明言其所以用車馬之故欲王自得于意言之
外也夫詩不多者詞若不可止而輒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忠
愛之意無限而矢音之歌聊遂冀王于歌中思其不多之旨也
張公亮曰詩意在諷王保泰而只作慶歌語氣發之三俾爾字
已指著吉士吉人身上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則為剛綱則前
面福祿所以可久者躍然露矣由此說出吉士吉人原自效忠
而上所以使之命之者亦自有具奈何不使之效其頑性之助
耶通篇語意俱引而不發令王自思此大臣告君之體可不涉
一庶察諫諍語氣

小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樵曰第二三四章各四句五言藹藹句各六言

民勞章

漁曰通詩托為僚友相戒而意則刺王也大旨在安民吃緊在
無縱說隨一語大抵無良之人其竊權于君則說隨作威于民
則冠虐其言則懣收其惡則罔極其狀則醜厲用心則縫綫此
皆敗道反正無良者之所為要其始皆以說隨媚王因以肆其
冠虐之害故章章以無縱說隨式遏寇虐為言屢言患此中國
者小人濁亂朝廷則天下被其害於無窮也篇中數王字正詩
人托意所在

樵曰首章相戒以安民為主劈頭以民勞疾呼民勞由于小人
所虐兼中國四方言亦字與訖字緊相呼應曰可者見惟此時
為可也他日將不及矣惠比二句含小人近王便濁亂朝廷箋
云王愛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幾酷然惠綏無他道
只去其虐民者而已無縱四句一連說無縱二字極要緊縱者

王縱之也王縱之則無所不為矣無良而必為說隨者凡居高者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未命先睹窺伺逢迎以售其奸故不徒曰說隨而曰說此二字曲盡小人情態矣人見說隨者無所拂忤遂目為善良不知其容悅懷奸乃無良之尤也無縱者明以燭之斷以絕之毫不姑息也無良之謹寇虐之過縱是一無縱而已謹有使之檢束自肅意遇有使之退縮自止意情不畏明小人恐睢妄行如云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法不足守之意此句連上說言過此寇虐之惜不畏明者小人如寇民財所以竭也小人為虐民財所以斬也此民勞之根也小人之奸既去君子之澤可施矣故柔則寬而撫之應經字能則順而習之應惠字此皆去小人後細用安民之功也王字與民字照說個民亦勞止便見王之不定了遠近皆安則

本固而邦寧也以字着力

漁曰二章戒其過小人以成王休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遠訓緊民勞苦則心變而不一謂聚其渙散之心而歸一之也懣懣謂巧言利口以惑主聽蓋小人刻意虐民非多事不能遂惡非多言不能生事懣懣其必至也無俾民憂使民不至安受其毒也小人之黨難除去其黨援絕其調停乃為武過也此勞人臣之所不容諶者無棄爾勞是望其盡職當時非真有除奸之成勞總是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善勸之耳以為王休者蓋大臣虐民則其惡皆歸于君能安民則其美亦歸于君也中國尊萬民聚非王休而何

難曰三章戒其過小人必親君子罔極言說隨之人習惡無有窮極無縱則不得播惡于眾而作惡矣指其作惡究其隱惡之

無窮言之款儀親賢正無縱詭隨之本蓋小人蟠結朋黨必合眾君子方可以勝之然非修身則賢者不可得而進苟威儀不慎賢者將望而去之故必以進有德為先有德者花安民之畧善除奸之策與有德者近則與無良者遠矣此先自正之道也漁曰四章戒其過小人以全正道而更勉之以任人也憂泄字極切當時蓋民怨不釋則禍患日廣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也憂泄則民之憤懣而不得泄者皆以盡寬解矣正以紀綱法度言正敗者小人用事則紀綱法度皆廢壞也小子以年言弘大以所為係天下安危闕生民休戚言所為甚廣大則去小人以安民者自不容已矣

樵曰末章戒其去小人以安民而仰答王心也小人惟無縱則可一縱則反為小人所用太阿倒持而不可收即明知之而蔓

延蟠結莫可如何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也故以謹縫綉正反甚于正敗敗只茲廢反則紀綱法度無不廢弛是非曲直無不倒置言愈切而意愈深矣夫詭隨之臣王心所喜安民之過未必王心所欲托言王欲玉汝者欲其無負王所托也正所以諷王也蓋而式弘大以小子而付以重任大位玉寔有寶愛珍待于汝之心此欲其自玉以副王欲玉之美若曰縱不愛國愛民獨不自愛以為王愛乎此極迫切之詞言之不足詳悉反覆言之曰大諫言諫則定為告王之詞也

漁曰或謂正敗謂無俾除惡正舉慢或不慎以致敗壞正反謂無俾除禍正務輕忽誤動而反罹禍此說亦當先輩謂小人之去關係社稷生靈甚重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蕃事未成而謀洩允功未就而志驕至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謹之故而

有此正敗正反也

小序曰民勞名穆王刺厲王也。厲王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輒為奸宄強凌弱眾暴寡作寇害民故穆公作此詩以刺

板板章

推曰通詩刻青藤友而意主戒王以敬天安民為主懷德維寧二句足以盡之敬者德之寔而民之安乃君之寧也曰敬天正所以為安民也曰懷德正所以為敬天也曰出話然為猷達正所以為懷德也曰辭韓民洽辭憚民莫正所以為出話之然為猷之達也一意到底當時監諉為虐朝廷之上總為議論不相和協遂爾釀成禍亂故詩人于出話聽言每致意焉

漁曰首章通詩大旨括于此章首二句天變民病即不寧意中

五句是不能敬天以安民即不能懷德意用大諫管全詩上帝以安民為常道今反病民是變其常故曰板重言板蓋反其常也此二句見天變之病民必有人以致之正當修人事以回天而人事乃如此出話四句只歷數人為之不臧出話不然言語悖理為猷不遠圖謀不近小凡人心知有聖人猶依傍名教而不敢盡悖令其心盈滿而自恣妄作既自是冥行何依據之有故曰靡聖管管不寔于亶者修詞不立其誠為謀不務其寔其心虛偽而不可方物此二句又不然不遠之病根天人交變畧無畏懼此皆無遠大長慮致然故承之曰猶之未遠上猷是謀畫此猶字主謀慮猶之未遠句即激起大諫意不必分兩樣大諫者反常之世不得用迂遠之談必須痛切盡言也

推曰二章戒其畏天以安民難蹶中包有民病意憲憲泄泄令

有言之背理意在所謂無禮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者也憲憲是不知憂泄泄是不知急即上不然不遠之態也此從來庸臣之釀禍甚于奸臣之召亂也說個方難方蹶見天禍方始正可容其挽回勿謂已難已蹶我無如天何也辭輯四句頂上出話來但一出話何以便能安民蓋辭輯即是宣猷以輯民處辭懌即是宣猷以懌民處辭不止作號令乃朝臣僉謀闕切廟謨國計正下民係以休戚者輯懌是出話謀猷之間平心商確和氣可吞國是此全是為猷念頭藹然知有民而不知有己而辭以宣之便能為民造福民之洽莫于其言即是輯懌于其猷此是無然憲憲泄泄之寔所以救板板卒瘁之禍也四矣字貫下直接兩無然語脉蓋謂當此天難天蹶時只有此一着庶可回天耳輯謂不立異同懌謂不尚意氣所謂同寅協恭志身殉國也

漁曰三章比下反覆著其不受善言莫肯為朝廷做事正形容其靡聖管管不寔於宣情狀猷不遠則不能自為謀故急急代為爾謀不然不遠之猷民洽民莫之計具在此一謀字中况此難且蹶者在上者不洽且莫者在下豈是緩圖豈是迂論而乃聽我翼翼故戒之曰此今日之急事也我言維服所當佩訓也勿以為笑蓋以規切之言入靡聖之耳詐言之難而聽之難也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話引以見不告猶詢芻蕘猶聽况僚友乎况大諫乎末句正見維服之言足以瘳民瘼回天變不啻于痛哭流涕之辭烏得以翼翼視之

樵曰四章就上章維服翼翼之意而加緊言之上誘之使聽言此則做懼之使不可不聽言也大都老成之深計往往為少年所忽故此方盡誠以相告彼且大言以相欺躡躡舉足高也摹

罵其趾高氣揚之驕態言若聽吾言猶或可救而以憂為戲則
憂將益多方虐之天終難挽回矣多將此必然之詞也不可救
藥就時事言以猶可救之時棄老成而忽善謀至于大事已去
時不可為將何及哉末二句是詩人憂深慮遠之言蓋極以不
聽言之禍懼之也

漁曰五章正指其可憂而不可救藥之寔夸毗三句一氣說大
言以夸人王以為真能而信之諛言以毗人王以為愛己而親
之當其夸也即為倨傲之容及其毗也即為側媚之態夸毗之
惡者則威儀之動迷耳目易而觀聽亂故曰威儀卒迷小人之
焰張則君子之氣結善人于此安得出一言以與不然之詬抗
又何能出一獸以與不達之為爭則有載尸而已註戒小人正
指躑躅小子至此則發其非而切責之然善人正是揆禍惠民

者今惟載尸誰有謀民之生養而順其心者乎殿屎二句是今
日之民已如此也未二句是計其後日必如此也莫敢揆即不
敢戲談意不頂民說

樵曰六章承上殿屎茂資民定歸于邪僻苟為上而夸毗卒迷
適以導之邪也故直戒王當導民以正言天之牖民易正以明
君之導民易天字即指王特托天為言宵小當朝民俗乖舛戾
是居牖民之位者是為之屬階也蓋喪亂茂資不可以替民之
多辟也由自由之辟也故民性易化其為亂易者為治亦易如
燠四句不是泛論化民道理是極形容其轉亂為治之易耳燠
荒喻其相應不有氣隔也圭璋喻其相合不有形隔也取攜無
益喻其相授受不待時刻也孔易拔承上文辭韞而民便洽辭
憚而民便莫即是牖民孔易機數民本不辟由立辟者辟之也

故重戒以無自立此後皆急切戒王不必以輔君化導言

漁曰七章歷指君之所恃亦以有德則可恃無德則亦不足恃也重戒以德之當懷也自介人至大邦是自外說及內自大宗至宗子是自疎說及親六者皆人君所恃以為寧者也然必以懷德為寧介人德望尊重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發故維藩大師常則守邦變則禦侮故維垣大邦強國能為一方之保障故維屏翰有形之寧也懷德之寧無形之藩垣屏翰也懷德者常常修省不去于心德修而多助自至禍亂不作故維寧宗子派出本支可以立磐石之固可以制異姓之變義同休戚安危有藉故維城六者以懷德為本詩人獨創維城于後者特以起無俾城壞之意無俾全本修德來懷德正立辟之反有德則能篤

親斯藩垣屏翰皆得其助苟德惡則親離親離則眾叛是城壞而藩垣屏翰皆無所賴之矣此獨居之勢可畏甚也詩人說至此寒心極矣王豈危亡而亦不畏耶畏則亟宜敬天

樵曰末章詩本戒以安民而此章又戒之以敬天何也敬天正以安民為敬之寔也敬字反上憲泄蕩等字看天變甚于怒板板難蹶虐憐憐是怒而變戲豫怠慢任情之意馳驅放恣踰閑之意皆不敬之態而由于敢也與上管管憲憲等相應天之怒戲豫者必不覺惟敬者覺之故無敢戲豫天之喻馳驅者必不知惟敬者知之故無敢馳驅兩無敢字極重正是敬心所注蓋戲豫不生于戲豫而生于敢戲豫之心馳驅不起于馳驅而起于敢馳驅之心也下四句又著天之明威以作其敬曰明曰旦從天之監觀四方臨下有赫者警動之出王一出而有所往之

時游衍一游而有所縱之時言天無時而無不在無為而無不為惟敬天始見天之明之旦知此則敬天之心常保而易亂為治無難矣首章從天變說起故此章極言天之不可不敬以收一篇之意大抵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處便及天此章所謂敬天亦不脫安民意

漁曰厲王暴虐誹謗厲禁穆公凡伯懷忠憂國不忍緘默坐視又不忍櫻其逆鱗以甚王殺大臣族世臣之惡故以苦口痛楚之誠寄于諷詠托為戒啟僚友之言當時之詭隨寇虐者誰縱之蹇蹇夸毗者誰令之寵任無良之小人者非王而誰故此二詩之戒同列託言也其諫王則本志也序以此二篇為刺厲王朱子以兩詩為同列相戒此則言詩解辭逆志之分也

薛方山曰此詩雖說僚友其意實指王也豈直後三章為然哉

夫厲王無道名穆凡伯宜極言而力救之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豈非以監謗之故不欲櫻其鋒以甚居之惡耶二公忠愛亦可見矣

蕩蕩章

漁曰通詩嗟嘆處極婉曲懇切甚于痛哭流涕其托借之旨結
穴在殷監不遠二句而刺王喫緊語則在不明爾德即首章所
謂鮮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廢典刑沉湎于酒且魚皆足德之不明處
一似命之多僻然而詩人嗟嘆為任用小人居多是詩言厲王
之惡有四曰任小人曰廢典刑曰沉湎于酒曰且魚然自用而其
失則在不明爾德使本寔先撥也章章借文王之咨嗟發端是
又格之奇絕者也大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為歸宿而每章托
意十分委曲正如羊腸詭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由

推曰首章上四句無所歸咎而設為怨天之詞下四句亦是慨
歎之意蕩蕩四句說天即是說王詩人非寔落怨天只是委婉
其刺王之詞耳蕩蕩廣大編履職有常道為民之辟主栽培傾

覆之權宜命之以理之正疾威則反其常道矣疾威二字酷育
格克疆禦魚徒之狀多辟即指疾威就世亂者見之天生二句
故作疑辭靡不二句正解其故也厲王疾威暴虐若天使之而
反寃天命之不可信以喚起有初辭終言人生之初靡不予之
以善而辭能以善道自終是始一天而終又一天不可信矣然
終之不善乃人寃致之而使天命亦罔克終則疾威邪僻伊誰
之罪哉似怨非怨似解不解調旨極其委曲以蕩蕩之帝而轉
為疾威之帝意致婉然詩暗指厲王而托之烝民是詩人之微
詞妙旨全在天生烝民二句多此一轉文遂音絕

漁曰二章將陳厲王之失而托之商厲王暴虐惡人諫譖詩人
不忍直刺其惡托為文王之嗟歎庶以盡其言此詩人之忠誠
苦心也然篇內不得明說出厲王此章傷小人之見用皆君有

以縱之見亂出于人而無與于天應上辭克有終之意四曾是
字是怪異之詞上言何乃有是人下言何乃用是人也彊禦言
其酷格克言其貪王惟暴故用彊禦以殘民命王惟貪故用格
克以剝民財即此便是愾德必曰天降者治亂雖由人事而是
氣化使然若天改生此惡人以害民耳此正應轉其命多辭意
下句專責到王身上去女與是力者王惟好暴故彊禦進惟好
貨故格克用若曰爾自作興此輩而為之力主其事則亦不得
以歸之天矣慈見小人之肆惡皆由君有以縱之也治世未嘗
無小人亂世未嘗無君子厲王之時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
也芮伯召穆凡伯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樵曰三章數任用之非人以致民之怨己也義類是恤民命厚
民財之臣此反言以起下遠君子親小人之弊言彊禦自包格

克多懟者暴虐之人必多怨懟流言謂巧言惑聽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辨博以濟其奸人主常不察而深信之如商鞅王安石之類寇盜即上彊禦攘竊即上培克寇盜攘竊之臣在朝廷則天下之受害者多矣詎如罵詈之類呪如厭禱之類皆怨恨之極事也民不堪命故怨君任用此人此人一日不去則怨謗日益甚故曰靡屆靡究真文忠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此寇攘式內之謂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此侯詛侯呪之謂也漁曰四章嗟其行政之悖用人之謬由其失明德也魚休就王說極形容其氣勢威聲如虎狼之狀指虐言斂怨謂其培克民財詛呪並與指貪言斂怨以為德昏君之是非顛倒如此此即

是德之不明寔落處德不明則無以為取人之本舉枉錯直而國空虛無人矣彊禦培克在位在服非真無人然有義類方為有人小人在位則前後左右公卿皆寇攘之人也此真國無人也不明四句只一意而反復嗟嘆之耳

據曰五章嘆其昏亂失德恭由不明而生首為怨天之詞而此曰天不云云信乎多僻之由人矣通就酒酒上說人主唯荒湛于酒則必任用小人而小人欲迷惑其君必益尊以流連荒亡之樂言天不使爾者正與前天命靡湛相應既愆四句恭承酌酒而狎小人來既愆二句是以酒酒而失儀式號二句是以酒酒而失言摹寫一時君臣沉酣景象如畫靡明靡晦俾畫作夜

搖言其樂酒無厭不恤政事也總是一酒字之流禍也
漁曰六章歎其亂至而不知戒以致人情之怨也以人尚乎由

行句深致其喚醒之意如蝸如蟻二句就世亂上說小大句就國危上說蝸蟻形容怨謗並興沸羹形容民情騷動此二句本上侯作侯祝來人字單指生言由行者彊禦格克之不去魚鮓沉溺之不改也末二句又緊一步極言亂亡必不可免異中國諸侯將叛矣覃鬼方四夷將起矣所以警其無由行者至深切矣

樵曰七章反覆歎其不用舊以致禍也承上人心之離即天命之去此提出殷不用舊以應人尚由行之意天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不時也但殷不用舊臣舊法耳雖無老成向是設言此一轉極妙蓋今不用舊動說無老成人借使世無老成人可用不尚有典刑可憑藉乎此乃所以深折其不用舊也莫聽謂不聽其用舊之言則德仍不修賢仍不用然

後大命卒傾信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矣須知章內所嗟嘆殷紂事即是嗟嘆厲王莫錯做紂事看

漁曰末章搖搖上數章直指其禍亂之原而示以當戒監之意也自古人君危亡其國皆以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恃為承平無事肆然不顧卒以滅亡故此危言以儆之正意須補在人亦有言之上有四言句只在木上影正意講方不涉比體顛沛之揭猶國家將覆也枝葉未有害猶諸侯未叛四夷未侵也本寔先撥猶人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縱奸喪德不用舊之類是也本寔先撥則大木之顛枝葉隨之矣人君不義以自絕于天則國家之傾覆隨之矣末則直言厲王當以紂為監也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監一語顯出監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末二句有慨然傷悼猶有望之之意此忠臣之不忍絕望于

王處

按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虜而殺言者卒以流言身死于虜靡不有初解克有終本寔先撥斯可見矣

小序曰蕩白穆公傷周室大壞也。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之壞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也

推曰此詩極善于立言厲王之暴非可言正其失借托文王之告戒而聲聲為咨嗟嘆息之詞一以哀其虐之必喪亡一以恤其改之可撥亂首以咨商動其聰終以監殷善其終駕格結撰極詩中之神化矣此所謂言之無罪而聞之足戒也

漁曰篇中女魚休句六言斂怨句五言時無背以無陪俱五言天不洎句六言人尚二句五言匪上帝雖無老各五言枝葉句

在夏后句俱五言

抑抑章

推曰此詩作刺厲王為合今姑依集註為武公自做通篇以修德為主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兩段闕目蓋有溫溫以為之基方有抑抑以為之隅謨猶命告皆本于此所以為臧嘉之德也從此慎己之言聽人之言而順德之行乃所以使德無顛覆無回遘而四方訓四方順乃有以受德之報也修德工夫微密處尤在不愧屋漏下段聽言為修德之要聽從知入知從虛啟溫溫之人其心虛虛則哲哲故順小子未知病在盈靡盈二字正溫溫之意

漁曰首章言德儀必相符故深以戾常致傲抑抑是無粗疎慢厲自然鎮密無間隙可議德之隅者謂德本渾融而此有可畏

可象如室之有角有稜一般言其德于威儀上發現也此正與下回適相反哲愚就儀之知慎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人者多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懵懂故曰靡哲不愚此是痛恨無威儀者而故為此說未必真有是言也亦職維疾由輕益借庶人以甚哲人之當慎非謂庶人宜安于愚也恭承人言而恠嘆之以發自微之端庶人四句不過深警哲人之意言庶人無儀原未脩德安望其有德之隔亦職維疾也哲人而無儀則緣其抑抑之心不存而與德之隔相戾了此無隔乃無德也則德烏可以不修而終于戾哉

樵曰二章首四句言民極在于君身下四句承言立極之道也且只泛言未着武公身說無競者體道自己而卓然莫尚有覺者修德自我而廓然直大皆形容之詞有工夫法我之道曰訓

從我之德曰順道德即在訂定遠辰敬慎數字上見政令修威儀謹即人指競德行覺也維民則即四方之訓順也謨猷是經綸國家之本命告是鼓舞人民之機訂謨四句正是有覺德行之寔際德行于謨利所在與天下共興之害所在與天下共革之是為訂謨德行于命乃所以宣此謨也興利革害畫然一定絕不朝更而夕改故曰定命德行于猷利之所在為萬世開太平害之所在為萬世杜隱禍是為遠猷德行于告乃所以宣此猷也興利革害必以其時決不違勢而失機故曰辰告夫政令道德之寓也威儀道德之符也故必敬勝其怠慎防其疎則威儀抑抑矣人君必如此盡道脩德而後可為天下法也

漁曰三章設為切責之詞以見其省身克己之密其切指時弊處只是箴警意不必認定有此事看興尚猶尊尚云此興字管

下三句一氣直說迷亂于政即顛覆厥德正與上訂謨三句相反荒湛于酒又迷亂顛覆之病根也女雖由承上作轉語言女縱恣意荒淫不恤國政獨不念所承之重乎厥紹先王所垂之國統也罔敷承弗念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不外修己治人之事求者考求詢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意能法先王方能保厥緒

楊維節曰皇天弗尚至寔訂小子此五章作一氣滾下合內外大小言動隱顯必造到臧嘉方是修德之寔正是下手做工夫處

樵曰四章前三句極言天道可畏下示以人事之當修也肆字承上迷亂顛覆來天之所尚在德德之弗修天弗尚也天之所去之不旋踵此三句危辭以惕其修德也夙興二段只就地之

內外遠近事之大小常變舉其一二為言以見修德之慎寢與洒掃正非細故夙興以承皇天清明之氣夜寐以承皇天寧靜之氣墻有狐社有鼠側有伏寇所當檢飭者不一必有一段勤勵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非專為清掃一室而已維民之章重能為民之儀表上車馬戎兵弓矢三平以修字貫用戒二句猶言用以備戎事之作而邊蠻方于遠遁也修戒盪三字珠貫故以修為戒則戒非止有其心而寔有其事以戒為盪則盪非止有豫其備而寔有豫其謀道德中原有經畧即此是訂謨遠猷祖宗朝類能禦侮即此是敷求克共

漁曰五章言必周治國更嚴治己之要質訓成定生養遂倫理明成也寇盜息訟獄平定也侯度凡禮樂征伐朝會貢賦自王朝頒于侯國者皆是不虞只自戒以備禦之意質之謹之俱從

自己身上做出慎出語敬威儀正從出身加民發適見遠者逐一着力檢點慎言雖敬儀中事合慎言而敬儀則無不柔嘉不粗暴為柔不悻厲為嘉正與抑溫溫照看欲言尤易忽故復借白圭以申微頌玩玷字正柔嘉之反慎言不是緘口不出必若定命辰告方為善慎

禮曰六章承上慎爾出語而深著謹言之戒玷言皆自易心始故曰無易由言由言由口自出而不屬理也易言必苟故又云無曰苟矣逝者一去不返即上章所謂出也不可易不可苟不可逝叮嚀之詞不一而足無言二句汎言感應必然之理以引起下四句意天下無有言之善而不孽壻之無有德之善而不報者德報白只伴言舊句說惠于二句正是謹言從無易無苟而出之者也惠解作順言順于人心而不拂也在順有以順百

辟卿士之心在國有以愜萬民四方之望垂之為子孫之明謨傳之為萬世之保定此二句正應柔嘉意子孫句謂法其善言而不忘萬民句謂欽其善言而不倍此為言之見讐也雖說言慎之効亦還寓規戒意蓋反是則失言之禍大矣

漁曰七章雖不專主威儀寔舉慎儀之見于自省者而推言之以終敬慎威儀之意人修于顯多忽于隱故又以隱顯文修者提醒之友君子是接賢士大夫之時正地之顯處人所共觀輯柔已是不愧而不暇有愆全是檢身不及念頭屋漏即曰明曰旦之意不愧屋漏只常存此不遐有愆之念正是戒慎恐懼工夫人不慎獨必曰此屋漏不顯而其予觀便姑以自寬而所愧多矣故以無曰二句足上起下之意神之格三句借神監以發明不可愧之意非懼鬼神而僅求其不愧也不可度謂鬼神體

物無所不至其至處不可得而測度也此心有射則愧生而不可射者正求所以無愧也顯則有君子君子之友可觀即可度故輯柔之功可以防其射不顯有鬼神鬼神之格莫可觀即莫可度苟厭射之生適所以增其愆

楊伯祥曰凡人修于外者非難而修于內者為難敬于見君子之時者非難而敬于不見君子之時者為難謹于人之所見者非難而謹于神之所格者為難故欲其合內外貫顯微動靜而一于敬也

樵曰八章摭括上數章之意而為申勉之詞為德臧嘉所包者廣臧嘉指是至精至密盡善盡美之意俾字有工夫淑慎二句指修德之一端而舉其重以驗之威儀是德之隅武功用力多在此故屢以為言淑慎則不愆自正中規中禮踰理為備害理

為賊此不分事理極為渾融根上戒懼不愆來以上皆為德之事主用說功說解不為則帶下投桃二句言修德必有應與上維民之則相照投桃二句只備以明報施之理不必以正意比觀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

漁曰九章上文備言情德之事而此下啓其聽言以修德庶不蹈愚人之轍以申發首章之意先借柔木之可為弓興起恭人可以進德溫溫不自貌言乃其歛盡驕心浮氣沖然若無知識一般與下盈字反溫溫謙沖之寔心虛能受益謙能進善故曰維德之基基字只虛說個進德之基哲人即恭人亦虛能生明之意愚哲二字首章已見此又提出醒豁言之語言古之善言兼修已治人說順德之行以有德之善言順承而無違逆此正

見其能基德處愚人反看民各有心言愚之不同于哲如此哲人則能聽言以基德愚人則借我以職疾有喚醒愚人之意舉哲人所以為勸舉愚人所以為戒正武公自敬之意

擴曰十章首二句承上愚邊說來手攜四句攷開其愚而使之哲也所喻不外臧否如上所謂有覺者順顛覆者亡也言如修己治人之事恭已提挈其要指示之矣而猶恐不甚澈切故復提其寔事來作証業已當面訓迪之矣而猶恐不甚澈切故復提其耳以惕其心此四句揆見喻之詳且切不可分屬臧否未知未便是愚告之詳切而猶言不知難道是哲此其病全在自負若哲失之于盈也故接以靡盈人能去其盈滿之心則虛以生明識見到此造詣亦到此成固不在知後也知謂知臧否也成謂成德也民字泛言

論曰十一章此舉下章俱承上聽言一以天監做之一以天禍懼之無非欲其聽言以脩德也正誠其愚以膽其哲意孔昭只虛虛以天道慈盈好謙發意靡樂者遭時多憂恐懼以勿樂也從下夢夢而生夢夢謂不明而亂則非止不知臧否即所謂靡亂顛覆以致淪亡之所為故曰夢夢惟夢夢與靡樂之心相反故我為之惓惓而憂也諄諄即耳提面命等事兢兢正是他夢夢處不用為教不以我為忠告之心覆用為虐此則甘為哲人之棄而為愚人之歸其夢夢又甚矣借曰未知則女既髦其涉歷世故已深夢夢豈其宜哉

擴曰末章上四句言聽言可以免禍下指禍之難免以懼之正勉其聽言也舊止即前修己治人之事所謂先王明刑也舊止不徒聽之而寔用于身體力行而反其夢夢之愚而為溫溫之

哲大悔即下文喪國之禍且虛含曰喪厥國正是天運艱難處此推原有大悔的緣故也試觀禍與福亡之昊天毫不放過則所為皇天弗尚淪胥以亡就是眼前的事了故曰不遠治己則顛覆厥德治人則靡亂其政使民至于困急則皇天弗尚禍必隨之矣安能以免大悔哉

小序曰柳衛公刺厲王也亦以自傲○托言自傲借以刺王
漁曰二雅周詩也他國之詩不得與也賓筵與柳序史皆謂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也夫厲王無道酒酒愆儀出話不然為歎不遠任小人而棄老成小大近喪故詩中皆切指其事而間為托借之詞等于民勞板蕩桑柔諸篇以其志屬陳戒故與凡伯穆公芮伯同列忠諫之科且其詞議正大昌明意旨微深體合雅裁故二詩各得登于雅選乃朱子獨信楚史董氏之說以柳

及賓筵為武公作此使人日誦以自傲夫自傲則非陳戒之詩也是為衛詩也而非周詩也則不得以衛混于周也且兩居于雅是衛亦有雅也列國皆無雅衛何得獨有雅耶即謂衛亦可雅則宜如魯頌商頌之自為篇而不應與周禘也禘則雅好也豈雅得其所之謂哉况前後諸篇皆為刺厲王之詩而突以諸侯自傲之詩窺其間亦甚無謂也吾不敢謂二詩不當雅但以為武公為己之詩而非為王之詩則失周衛之分而亂王侯之章于義為大悖也想朱子之信為自傲者必以謹爾侯度亦聿既耄非自戒何以有此夫詩皆可據其詞以斷其志乎高知其非有所托寄而然也大約朱子說詩皆就其辭以定詩之義者在在也獨不信以詞害意之為言詩之固乎竊恐以序說為誤者其自為說亦誤也

桑柔章

樵曰通詩大意反覆刺王用小人以病民也前四章著民病可憂而徵諸征役之怨詞以後詳言舉錯失宜而歸責小人之病民也小人用而君子病君子不用而民益病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一篇綱領民之受病是王不能序爵之故故反覆之刺皆所以為誨也末後雖責小人寔所以深怨用小人者之非也漁曰首章桑柔之徧此周之盛時仁覆天下將采之病比厲王之時虐害百姓末四句承上而致憂怨號天之詞不殄言憂之不絕于心也倉兄瘼兮言憂悶之甚而至于病也俾彼昊天言世之治亂人之安危無不明察也呼天訴之冀其轉亂為治易危而安以為憐此下民也我矜於非但望其矜已寔望其憫民之病也

樵曰二章合下二章俱是征役者之怨詞正民之受病而可矜處四牡二句見征役不息有耳聞目擊無非兵革厭苦景象惟征戰不息則亂且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亂不戾則無不滅之國無不瘞之民而其患且移之王室故終又舉而哀之靡國句對民靡二句以征役則侯國有調遣之煩萬民則有死亡之患也突餘曰瘞言其時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也國滅則藩屏撤民墟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日蹙乎是未然事漁曰三章承上言已遭亂之極而歸咎致亂之人國步四句一氣說國將殄滅嗟哉可懼恰是天困苦我民一般居無以免患以征役之事勞也出無以免患以征役之事廣也此二句正天不我矜之寔此便是為梗處君子四句只借君子作轉語而歸其亂本于小人言禍端不起于此而起于彼也下面貪人忍心

胥藩正所謂就君子安得有此君子及指在位者是借言秉心無競言君子之人要靜和平不喜生事以致禍亂不可照後世賞禍立說末路將言王用小人致亂故此又先說與君子無干又若陽為不知也者而曰誰蓋以吸起一篇之勢厲階暗指厲王用小人以釀亂曰誰者婉詞不直斥也曰至今追其始而咎之也

樵曰四章承上厲階為梗之苦而言也憂從靡國不泯民靡有黎生來恐室家亦不見保故憂心殷殷而念之且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久羈旅之勞則有故鄉之思故曰念我土宇我生六句提是憊怒之寔不辰非言生時不善謂不幸生于此時而值此征役之苦也周都于西師由西發故曰自西徂東正言遠役之苦也天怒于上民困于下今之見病者有矣危急者有

矣而飢渴勞勩之駢集則我獨多也鋒鏑死亡之危迫則我孔棘也合上二章提是下民之瘼

漁曰五章上二句指其生亂之由下告以止亂之道為謀為陸非真能謀且陸也分明是與小人謀之陸之故適以長亂耳此慎處釋引起下考慎其相意此謀處引起下宣猷之謀意亂削如上四章所云此正王之所當憂者故告之以憂亂而已亂莫如用賢退不肖故誨之以序爵序是辨賢奸明黜涉正謀陸之得其道處說一序字便含擇相意王者用人以擇相為第一首務謀陸之道全在此序中誰能二句言此時序爵至要如救焚然故以執執喻之言必用賢而後可以已亂淑字指更化圖治說若不用賢將亂日益亂削日益削其為喪亡也必矣故曰戴晉及溺此下兩章遂極言賢者之困以應不能序爵之意

凌駿甫曰亂之以賢人救也以解熱喻亂之以小人滋也以及溺喻此如火益熱如水益深之意

樵曰六章甚言時事之可憂而國事之不足任也通是形容賢者傷時閔國不得已而以道殉身因拳爲其不樂仕之心事如彼逝風二句是詩人形容君子憂亂之情亦孔之僂言憂抑結心氣悶不舒之狀民有肅心欲進而整肅禍亂之心君子拯溺救焚之畧夙所優具但當時朝廷之上小人之傾險君心之顛僻賢者混淆是非倒置使人恐恐然不敢懷進圖之心但有卷懷而悲莫逮耳此其使之不逮寔由王之拒忠進而塞賢關也所以退而抱道自樂者多也稼穡維寶二句推原好是二句之故但要想他一段不得已心事維寶以其得自重也維好以其得自適也稼穡勞而無辱是謂至榮化食苦而無憂是為至樂

故尊榮非寶稼穡維寶鼎食非好代食維好皆從憂亂上形容其情事如此瀕知賢不樂為用却是擊王當善用之也

漁曰七章傷其危困之極而悲禍亂之叠至有終無可免之道意天降二句只引起之詞恐見禍亂無窮景象此時厲王未滅而曰滅我立王見其勢之必然也亦極危其詞以擊之降燕賊以絕民命即是降燕賊以斬國命也哀惘以下俱本燕賊來具贊則中國皆危無可安之所卒荒則中國盡荒無可食之資所以危困之極賢者不免流離困苦雖欲愁苦呻吟而且不能則亦有死而已勢危情極故直形容至此作念亂圖存在有權力者之事之說不合詩情不可從

樵曰八章照上序爵之說借惠君以立序爵之準而深慨王之不能前四句正謀與蒞之得其道者也見賢者用人之公下言

亂君役志之弊上段只為引起下段而發秉心二句正民所瞻仰的緣故謂秉持公心以周徧謀度正所以考慎其相必言擇相者序爵自擇相始得一賢相則所序無不賢考有辨之明意慎有用之審意照下所謂考眾謀而通眾志看擇一相必考諸眾人而後用故每舉必當而人所共仰不順理便與惠君相反二自字最不好自獨俾臧者自善其見不考眾謀之可否是不屑用人意自有肺腸者自私其見不通眾志之從違是不肯用人意夫自以為善自私其見則違眾謀而逆眾志則是非顛倒舉錯失宜使人憊然喪其樂生之心而且勃然發其不平之憤故曰卒狂是以不能序爵而使君子不敢進也

漁曰九章承上言相一不擇則所用皆不賢而在位無不讒故云鹿且甞甞和輯而相從于野友反訛訛不信而相戾于朝蓋

反與也朋友之諧皆由君之不考慎來君既不以公用心人臣皆以私心競進故相諧也上無明君釀成不善之俗故雖朋友亦不能相善而至子無以容其身蓋欲進則恐為所擠排欲退又恐讒譖之議其後是以進退兩難如此谷即窮困之義所謂跋前疐後動輒得咎者也此正為上無明君容此讒佞在朝耳樵曰十章汎汎見世皆狂愚而忠言反見始害也雖以聖愚相較只是借聖以形愚也重愚人邊聖人明察禍機愚人自投陷阱瞻言者惟其見之故能言之猶云有所見而言則無遠不燭即本形之禍福亦皆了然百里不指地說只是超然域外意狂喜不止是安危利害正其用事矜驕凌兢相諧之情態也匪言二句言我非愚人也非不能言天下之禍機但彼既與狂喜者利其安必不樂與憂危者察其機非惟無益而且獲咎如此畏

忘何哉瞻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先先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時救時之言也兩言字正相應

漁曰十一章正指王不能序爵所謂不順而俾民卒狂也善人之國之寶也則棄之而如遺忍心國之賊也則念之而不已所謂自有肺腸者也善人棄既無以致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困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以害人寧守深民豈為荼毒者迫于忍心之人危困之極不得已而然耳貪亂是好作亂貪亂之民起天下必有受其害者而被甘心為之故曰寧為荼毒自此至末許多議論俱根此說來即所為致亂根源也上章智愚異見而已難盡其忠此章舉錯失宜而民皆肆其惡怨其上之詞也

樵曰十二章借風行有道興起君子小人之行各有類良人即上良人不順即上忍心作為與征字對式與以字對式數言所作所為皆高潔光明可對天知可對人言與下中垢相及中垢則隱暗而不光明垢則污穢而不清潔末二章正隱暗行穢之寔大凡君子作事光明俊潔磊磊落落小人存心隱暗汙穢糊糊塗塗君子則風之清小人則風之濁道之不同如此見爵之易序而王不能然也

漁曰十三章興起大風既有隊則貪人別是一路既非君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蓋自古小人秉均未有不傾陷君子者願誰使之得以肆毒于朝端蓋怨王之用之不重貪人上聽言則對非必待王問也此時目擊時報不勝憤憤念王聽言則將此貪人之不可用對王說一番此乃詩人主意如此然知其必不聽也徒抑鬱而誰語故惟自誦其言誦言猶獨語也如醉即悖

既意匪用其言向是通詩骨子乃結上海爾序爵之意此詩曰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此何等感激傷懷情狀哀哉忠臣之熱血
苦心如此

按詩中愚人忍心貪人大指意指榮哀公一輩刺其識見不遠
則為愚刺其心事發刻則為忍刺其好利無厭則為貪王所顧
復此數人故怨形于言也

樵曰十四章託為僚友相告之詞責朋友乃所以刺王也朋友
即指貪人此人為王所顧復傷王不能聽言故嗟此人而嘆之
寔以嘆王也予豈不知以興亡啟亂之理言詩中如任賢已亂
擇相黜貪其所賦陳縱未必言言中微然豈無一言之中乎所
謂千慮一得也正謂今日匪言畏忌之朝欲伸孤憤予言不無
過激然言雖激中亦偶故曰如彼云云正見非妄言而可聽也

小人為惡不悛禍必不免君子往教其改行從善不知受多少
陰庇故曰陰女味既字乃責其不能聽前日之言也來赫即上
文之以諧下文之善言怒其切直而嫁之禍也

漁曰十五章言今日之亂無一不由小人反覆言斯民之為非
皆由于小人民之用極言貪亂無窮極也職涼善皆言小人面
是背非如鬼如蠍不可方物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密
計不利如橫征暴斂以盡民之力竭民之財皆是為民不利者
小人必合天下之不利始成其自利既求其自利即不暇顧天
下之不利矣如不克必極盡殘虐之術以求其見末句要看競
字專用力于競爭則秉心不正先為回適了職競用力言其處
心積慮立身行己專競用力于邪僻是皆以中垢之事導民也
上貪亂故下貪亂上不正故下回適各自相應既曰民之罔極

由于小人又曰民之回通由于小人所謂反覆其言以刺之也
樵曰十六章連上章極言小人之惡形容其情狀之奸以咎用
之者之非也未戾者即居無定徂無往苦于亂極而騷然不寧
之意所以然者專由此盜臣竊君之權以行寇虐故致民擾亂
之如此涼曰二句是形容小人心之險口然而心不然乃其
職盜為寇根源假為直諫之言亦以小人為害國不可用及其
反背又惡言以詈君子反指為貪殘民賊其于小人則外疏而
內親其于君子則陽與而陰排以為盜之奸濟其為寇之虐民
亦何由戾哉雖曰匪予小人亦自知詈君子之言不合于民而
又欲推諉自解而詩人已形容其奸暴揚其惡卒不得自掩而
解矣作歌指通詩言見小人能掩王之耳目而君子斧鉞之誅
不容貸也豈以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已哉

唐荆川曰此詩反覆刺厲王用小人以病民也芮伯世臣忠憤
鬱發又值監謗之虐欲抑則不能欲直則不敢不得已而作歌
故情意纏綿不自知其凄婉文詞詳婉不自厭其重複讀者當
得其言外之感

小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
夫

雲漢章

漁曰通詩要識宣王為民憂旱反側不自安之意而終之以曷
惠其寧全是求寧的念頭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王曰以下皆
述王仰詎于天之詞說一雲漢昭回先提出一個旱的景象為
各章早既大甚張本自王曰於乎至莫我聽隱然起自省之端
而下文叠叠說到自家身上其曰寧丁我躬者分明歸咎于己

也三章言既當我之身則所以畏懼者自不能已四五章言恐懼如此則不得不以望教于神而羣公先正不助父母先祖不憐昊天上帝不察故六章及其所以致此之故而卒莫得其方也七章自反雖不得其故而所以致其儆戒者則不得不自盡且又恐一人之身不能挽回天變而以救災望之羣臣至末章勉羣臣益修其德毋以昭格之不應而自阻乃云此非為我乃自定爾眾正而要之定眾正是以定眾民其始終為民之意惓惓如此篇中凡詎天處俱要得呼號引咎之意疑若有所致致之而然不可作怨望語夫憂旱祈雨而通詩不露一雨字則其周張惶懼惕然靡寧不敢言及于雨者正其憂之深也

蘇曰首章詩人形容王憂民之憂而摹寫其情民皆見之如此雲漢皎潔無雨之徵王曰二句正憂民之真切處即有民無罪

而罪在己之意飢饉本喪亂來此屬王暴虐之遺禍也國在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故曰靡神不舉不專指廢祀言惟欲徧祀羣神故于牲無所愛于玉無所吝而牲無窮則曰靡愛玉有盡則曰既卒莫我聽非咎天也咎己若之何而天莫之聽隱然有引罪呼號而瞻戀之意

漁曰二章言修大祀無應而自反如此每章必曰早晚太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蘊是陽氣鬱積陰是陽氣驕亢蟲蟲者蓄積驕亢之氣薰炙而病人也不殄者以次而舉相續不絕謂方祭此而復祭彼也自郊祀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真瘞之禮真是妥侑裸獻之禮方祭而奠其儀謂置之于地瘞是祭畢凡玉帛祝丹皆燎而埋之土靡神不宗搃上言之見其禮無不盡上索廢祀故言舉此

修大祀故言宗后稷上帝又自羣神中舉其至親至尊者以該其餘救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先見雖親而力不逮也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未由是歸咎自責意言與其禍我無辜之民寧以我身當其災也無非為民乞命之意也從註後說如唐太宗吞蝗之意為得賢君愛民自咎之義

樵曰三章言廢祀修之無應大祀修之無應則旱不可推而去矣是以兢業如此如靈句只形容兢業危懼之情狀耳周餘二句只起下不我遺意誑大亂指厲王時不指旱說今上天又降旱災使 myself 亦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而滅所以不得不畏也畏字正與兢業字應君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脉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俱是相闕切的然則非畏身之滅也畏

民之盡也畏祖之絕也所以畏天之禍也

漁曰四章本上憂懼之甚無可奈何而呼父母呼天自嘆之意不可阻者凡荒政所當舉者已盡力為之而旱災竟不可沮也赫赫言旱氣之盛炎炎言熱氣之盛此身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而喪亡不遠籲天無路舉目無依此極寫其皇皇望救之情如此云我無所不作無所陰憇說天子以天下為所天下皆在赫赫炎炎境中萬民失所則我無所矣天命亦合天下人之命言近正言民無生理則國將脈斬矣靡瞻句承上起下之詞言欲瞻顧于靡不舉之神則羣公先正昔之有益于民者既不我助如彼欲顧瞻于宗祀之尊則父母先祖與我有至恩焉亦若棄我而忍予胡寧二字有責躬意在是哀極之詞不是怨切之詞樵曰五章極言旱之慘虐而呼號于天也山童川涸已為焦土

而旱魃為厲憂者憂其挽回莫施也不我聞若不聞我之憂也
寧俾我遊非真欲逃去乃欲為民免災之詞若自虞不德而居
位致民罹禍寧使遊去或者名災之人不在而天災可免也皆
無可奈何而作此不得已之極想也言外要見宣王自責意
漁曰六章全是有反意詎勉承寧俾我遊來言民命方急當詎
勉救之有畏而不敢去者惜不知故自詰之詞胡寧瘖我非怨
天語乃訴天而自審之意祈年以下正發明胡寧之意祈年句
是祈方社句是報俱是常祈孟春是正祈孟冬是預祈皆在前
故曰孔夙謂有先事之戒也方以報生萬物社以報成萬物皆
在後故曰不莫謂無後時之愆也一祈一報無不盡禮即是敬
恭不虞不度我誠于祭祀之心也悔怒指旱言就天說宜無二
字警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是歸咎自家語

樵曰七章合下章不敢自望回天庶幾有賴羣臣云爾友紀朝
廷職事上下相司鈎繩相布故曰友紀以救旱之故職事散亂
無復統紀故為散無友紀下七句正友紀之散處鞠是救旱而
計慮之窮疾是救旱而形容之病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添
鞠哉疾哉兩字趣馬二句只平平敘過見憂旱之心豈獨庶正
冢宰為然其為趣馬等更無一人不勞疾者鞠疾等只說散無
友紀意其救旱之切全在靡人不周處周字即下文之昭假是
也無不能止言羣臣鞠躬盡瘁無肯曰人不能勝天而遂止不
為者上句有同心効誠意下句有盡心竭力意云如何里言如
何使我憂之而無所聊賴至此縱不為予一人恤獨不為諸臣
恤乎

漁曰末章望天之詞益切情極勢迫兩言瞻仰昊天想見宣王

之勤懇處有嗚其星與昭回于天相應有字可味所有者唯是
嗚然之星則無所有者是沛然之雨意在言表大夫君子即上
庶正等官昭假即祈求請禱之意無贏不遺餘力之意死亡將
至若無可挽回無棄爾成蓋周救至此正是扼要時節亦易推
羨懈弛時節所當益求所以昭假之誠不可自棄前勞也君臣
統以安民為責民安則非特君人安而諸臣亦得以寬鞠夜之
勞故曰以戾庶正獨言其長該其餘也曷惠其寧暗指而說若
有不敢絕望雨又若不敢期必雨意語不說盡深長有味結得
極妙

唐宛初曰通是詩人述王訴天之詞也要知訴天之詞乃述宣
王之意而為之自言以美之也訴天摠是憂旱之心此心乃勤
民敬天之心也中興之本也

何應龍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
之仁蓋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
自雲漢一念基之也故曰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
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又安能有是功哉

小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
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效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
故作是詩也○仍叔用大夫也

樵曰雲漢篇中皆負咎自責之旨摹寫明主一片憂民之憂心
事流露言外下不啻躬罹危災癢痛呼天呼父母處何等激切
使百世之下皆見宣王之人皆識宣王之心者仍叔之賢表之
也宣王中興寔賴多賢之助

漁曰通詩詳述申伯功業之隆盛朝廷之倚賴是以眷顧之深而能示法之廣而元舅之親纔一言及之摠見紹封以賢賢而非以親親也封之期以世執其功也而柔惠且直則為立功之本也有是德故足以翰周有是德乃足以稱詩

樵曰首章重在功業之隆降生之異特推本言之耳申伯佐宣王中興其所關係不小故曰維嶽降神蓋設為神異之詞如此山之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特發而為人文甫侯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為申伯生甫及申及字有濟美意上及字以世言下及字以功言俱以申伯作主維翰以夾輔王室言照下頁翰看藩宣以維翰中事四國以諸侯言蕃字保障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百姓言宣者使遠近無不暨之澤就已然之功說蓋申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之隆不愧于

古人此封禪之命所由寓也

漁曰二章原天子封禪之意所望于申伯者如此未是王親命之辭也疊疊忠勤之申伯只作贊呼起之詞然要頂屏翰蕃宣盡職匪懈意王績三句一直說下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績子邑于謝置邑于謝也使南國諸侯在其統領中者以屏翰蕃宣為式式正績中事名伯為王司空掌管國邑命名伯鄭重其事也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功正是屏翰蕃宣之功王績之事世執其功兩意相屬蓋世世常守其功則世世績事于無窮矣此皆詩人述其事而推其意之言非王命之詞也

樵曰三章摠是約畧王言述其分封之意王方以式是南邦期申伯苟體勢不重不足彈壓南服故因謝邑民蕃地雄以建侯立國表裏江淮控帶荆徐扼吭之圖也下微田兩段承作庸言

徹王田以供祿食遷人以遂室家亦封國之制宜爾但于王命上見其鄭重而王所以一一申命者提是為式是南邦之意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傅御提見體悉周至意

漁曰四章又備言謝功之成以起下就國之意功者營謝之功也與上定宅應謝固無城而今創立之故曰有做城以衛民廟以奉先舉其重也召伯以此功告成于王則謝人有庸南邦可登申伯之就封有日矣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鈎膺以飾馬皆元侯之儀衛也亦有異數意故下章侈其事而復言之此已錫之不作預備看

燕曰五章臨遣將行又以分封之意申告之如此路車乘馬即上所錫之車馬而此則遣之之時侈言其寵錫之盛也我圖以

下王所申告之詞分土錫圭皆以起下是保意莫如南土非徒以地美民眾言有酌全才擇重地意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寶而圭上可各瑞天子下可布信友邦故曰爾寶王剪此往南土是保其益樹屏翰益著蕃宣以式南邦即世執其功意非徒望之守國而已

漁曰六章言方行有餞送之禮在道有供億之禮提見王之待申伯無所不用其情不重申伯之行果且速上餞于鄜者時王者視岐周申伯往辭焉故王餞之于鄜既辭復還于鎬然後適謝故曰申伯還南信邁說歸對王數留行看蓋王在岐周固留之在鎬京時亦留故註言王之數留疑于行之不果也全于誠信二字摹寫出眷戀之意徹土疆與徹土田周但上是井其田以定法此則取其賦以供用言命召伯云者乃追言自召伯徹

土疆之時已預時其糗也式遏白承時糗來見道路中無留滯
非言行遠也

樵曰七章言其就封大慰乎人心因表其親與賢為朝野所倚
類允稱分封之典也番番神情奮勵風度振飭之意入者自此
而入彼非已至謝也徒御句敘其從行皆有此羽儀也周邦指
京師之人言女是周人自家相謂申伯之賢在王朝則王朝重
而在南國則王朝益重故周邦之人遂有良翰之喜夫周邦喜
而南國之人喜可知矣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相喜者以平日
雖翰蕃宣下之也不顯處須先提申伯為天家賢戚不必常歎
况才兼文武乃於憲字有關切文武指其寬嚴有道剛柔相燮
即下文之柔惠且直也謝屠荆徐要衝故須文武全才以為保
障文武是憲德望之隆允為四國之儀刑不負天子之榮封矣

漁曰末章美其德業以表己贈言之善也柔惠即其文之有恩
處直即其武之有義處玩一且字見剛柔兼濟之妙大凡天子
以柔道致太平而中興之主必以剛德變其柔使其臣益以剛
佐剛則有太剛必折之患然一于柔則又有太柔則廢之弊惟
柔惠且直則不專于柔矣所謂中和之性維岳所降也操者謂
矯而正操曲而使之直也操字正色柔惠且直妙用聞者懷柔
而頌仁憚直而頌義也惟有此全德故有此治功有此治聲耳
此前四句就申伯為卿士時說詩人要說到己所以作詩上去
故述其德業之隆見今日出封不得不作詩以贈也歌于工為
誦述于言為詩其聲足以感人為風誦之所敘氣象宏博為孔
碩聲之所詠意味深長謂肆好操之由其德之碩故著之于詩
者自孔碩因其德之好故被之于風者自肆好以贈者以其本

等與之也見非此詩不足以盡申伯之美非申伯不足當此詩之美語若自贊者昔人謂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有愧詩人之意正如此

小序曰嵩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賞申伯焉

樵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冢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之忠為世所難宣王既立旌忠報功之典宜有盛聞經傳鮮傳獨有此賚封元舅蓋禮竭情幸尹吉甫稱道其賢先照詩雅苟非文武之才惠直之德則為尊寵外戚之私不足稱述矣

烝民章

漁曰通詩以德為主當時山甫為王朝重臣所以保王躬而補

王闕者一旦出而築城于齊雖是賦政于外將奉王命處然王躬誰保乎王闕誰補乎况以大臣而城齊則侯國之勢愈重而京師之勢漸輕此仲山甫所以永懷也此詩是有微情不可作褒美之詞看過天生山甫以保茲天子山甫為天以保王躬此正兩下大關鍵處而其事一人補袞闕者正所以保之也未章之懷正從此發竅保王躬是山甫專職城齊是宣王錯着慰心是吉甫微旨

樵曰首章頭四句拈一則字揭出一德字以為山甫之德秉嘉維則地也言天生民有一人必有一則此則乃民所共秉之常心過懿德則必好之者也而其間有順是則以為懿德者此其可好為何如此好是懿德句不是泛論人情隱含山甫之德懿為王所好而已之作詩皆好懿德之心也不可以朱子依孟子

作性善情善腐解懿字即引起下嘉字天監二字正保茲之由
下有中興之賢主而天必監照之而輔以中興之賢佐而生山
甫正其保茲也生字本懿美性成物則天全關於國家盛明之
氣運有不偶然者天生天子以保烝民則不得不生山甫以保
天子也

漁曰二章以德字實方見備舉德本降生之異來天生天子既
以剛德秉乾綱天生山甫即以柔德而應坤維則柔正人臣之
則也嘉字即上懿字之義則字即上則字之旨令儀四句俱以
則字作骨摹出他柔嘉維則處以其則檢身而惺心則儀色曰
令而心曰小以其則型古而範今則古訓曰式而威儀曰力心
為儀色之主翼翼恐離此則也是式即能維則矣是力不出令
儀色中令則現成力則必中禮至善耳天子二句一重若字一

重使字中興之睿慮無窮在朝佐命者太剛未免失之過太柔
未免失之不及維山甫柔克之則正與天子剛克之則兩兩券
合天子焉有不若者乎明命之布亦不宜過剛過柔而柔嘉維
則故可使之賦布咸宜也此非一德之潛孚默契何以順天子
之德心非一德之運量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都主德上說
方合旨不宜在事業上淺講

樵曰三章承上德來惟有全德故以全職命之以王命貫到底
且未說到盡職上職雖四舉須拓王躬是保句為主以應保茲
天子意百辟王躬之輔衛也武者作忠順以為百辟之表寔使
之繼迺祖太保之位以保王躬焉王躬以德為安危則慎起居
防非僻必須輔養君德如下之舉德補衮乃所以保王躬也至
于王躬有命則以山甫為喉舌而出納之正所以保王之無結

輔也而王躬有政則以山甫為感應而敷布之正所以保王躬之無痿痺也此兩項皆是保王躬大關鍵故特抽出言之爰發是天子期之之意不可作四方已應看通節要見內外大小俱少不得山甫意

漁曰四章摠美山甫之盡職而德在其中上尊王命下達國體智以守己忠以盡職作四項看肅肅者付託尊嚴期于必效之意王命渾說而敷政亦在其中將者凡法度之寬嚴賞罰之明信舉奉之唯謹也與治同道者為若與亂同事者為否明之者謂諸侯治國知其善而益獎勸之知其不善而每教飭之不奪于毀譽不蔽于愛憎也此明明于辨人下明明于持身之大道理也明于理就平時說哲于事就臨事說明哲則不入于悔吝之途故能保身朱子謂只照天下事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身

即不失身之謂也不獨為全身遂害盡職有方履滿有道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明哲之至善也匪懈者精白以承休靖共以匡弼事一人正所以保王躬也

種曰五章就德之柔嘉維則抽出言之此合下皆以人言起者第以見其懿德之全異于蒸民耳宣王之興志在哀此鄙寡而靖一時在位之強禦天生山甫之德正以佐一人仁育義正之治以成中興之烈不徒言其超出常情也茹吐是借用字茹是吞陸意吐是畏避意兩不字正根明哲來人緣剛柔不得中所以用之每流偏倚山甫寬嚴並用仁義並行所謂柔剛嘉維則者也中德在我不隨人分剛柔也不悔不畏正是茹不吐之寔不悔有扶弱濟危意不畏有禁奸除暴意大臣持衡天下其道自當如此末二句不過舉一事以証其茹不吐其寔剛柔

之妙用不止于此此表其中正不偏剛柔合德見山甫之德過人處

漁曰六章申言其能舉德以輔君也歟輔德本于舉德來德輔二句俱人言故下以我儀作轉言德易舉者謂能知能行而人不能隨取隨足所以鮮也維仲山甫舉之謂以自身在之物具而則自全也正所為鍾其靈秀全其懿美非特如凡民已也愛莫助之正羨其能舉而我無所用其力焉耳哀職白宣王屬精中與其振舉之日或有過剛而太平之後或恐過柔萬幾之圖間有失着山甫能啟心沃心彌縫匡救故使之柔嘉維則此以補哀職者保王躬也亦不得專主格心說

樵曰七章詩人深悉山甫匪懈以事一人之心欲夙夜左右天子之側此猶後世汲黯魏徵不願外補之忠情況城齊可有倍

貳才畧者克任而此行必出山甫王心亦大可異故忽統此四杜征夫適以每山甫之懷也懷王躬乎懷哀職乎則驅馬悠悠而靡及矣况小心翼翼者胡能漫然此行耶則欲亟効成功以為過歸之計此山甫之懷吉甫之所亮也然而駕馬鳴鸞乃王命其欽此也孰得而留之以保王躬補哀闕哉故詩人為此微詞而婉道之以表山甫之忠懷而若諷王之無為此命也

漁曰末章不但敘送行作詩之意亦微諷之詞言山甫為天生保天子之臣正宜端居廟堂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而乃攬轡遠行則何為者此詩人之微詞也則四杜八鸞不是盡又乃唱嘆重臣外臣馳驅周道而况城齊非偶暫之役動經歲月安望其能過歸乎其如王躬不可一日無保人哀闕不可一日無補人何故詩人冀擬其速歸而弼道之也蓋樂于近君而不樂于

外任山甫固無日不以朝廷為急封疆為緩雖口不明言而心
獨眷眷者吉甫微察其意而以適歸為言即此便含慰其心意
了然據山甫之心方懷靡及而未得歸也故詩人作此以慰其
永懷之心耳作前指通詩言矜如清風言意味深長詞旨和雅
足以感動人心隱然可以嘘拂朝瑞而動尊寵元臣之思吹豁
宰執而動雄追復相之事實思含蓄不盡城齊雖重任自有他
能可以當此必出全才重望之山甫以董之宣王此舉似失重
輕然山甫一人真能保王躬補王闕其所關係甚重不可一日
不在君側必當指日西還以保天子此日之行何煩遠念哉故
曰仲山甫永懷而以適歸慰其愛君之心焉老臣憂國兩兩對
照揚厲之中微寓規誼吉甫之誦真如清風矣

鄒暉山曰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而將之吉甫知僚友之忠

而慰之是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
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王內外之心一時
中外之臣皆足以佐中興之業宣王亦可謂知用人之道者矣
小序曰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章

推曰此詩美宣王能懷諸侯也周自厲王失道諸侯繼世而立
多不請命天子宣王中興綱紀四方故諸侯循禮修職乃有此
請命之事詩人敘其事以美之非徒能美韓侯能請命寔美宣
王能錫命韓侯也通詩以王命為主至其錫餼之禮與婚娶之
事無非道其一時君臣相遇之盛如此

漁曰首章表章王親命之之嚴重從禹甸梁山說起梁山韓鎮
言其開國有自侯職世修背叛不作故周道如砥而韓侯之來

朝為光明正路上行也亦見為中興氣象受命是請于王點出
士服入見以示不敢自尊之意此受命二字是全篇大關鍵下
面親命與錫予餞贈之事皆本于此親命者重其繼體之始也
以下皆親命之詞雖以續祖考為繼緒無廢命為修職然體國
之寔承家之孝是一路事曰無廢朕命又曰朕命不易勅令體
自是如此既使之承先以續緒即望其移孝以作忠故遂以無
廢朕命繼勉之兩命字相呼有做戒之意在無廢者侯無廢也
起下修職意不易者主不易也應上續祖意度共爾位中所包
侯職寔多而幹不庭方又度共爾位中第一事故抽出言之韓
地近邊蠻夷之叛服不常故欲其幹而正之幹者文告有辭征
討有備使懷德畏威而來庭也然正字中有先自正而後正人
之意佐戎辟修德敵愾以佐中興意

旌曰二章盛表韓侯尊王而王寵錫之隆也上五句重言其謹
侯職以引起受錫之光介圭乃先世所受封者來朝則必執而
見以合瑞也王錫白管下六句車馬旂服皆諸侯所以辨等威
者淑旂畫以交龍綏章注于竿首是旂之美車蔽必以方文之
簞車衛畫以襍羽之文是車之美玄袞繡以袞龍赤舄加以金
錫飾是服之美領下有鉤在膺有瑱纓之帶眉上有錫在錫有
鏤刻之金是馬之尾出毛之革以持武中使固而不壞淺毛之
皮以覆式上使順而可憑車飾之美也馬轡之偉下垂以尚裕
金環纏把轡首以尚文馬飾之美也淑旂纒章是侯之旂常元
袞赤舄是諸侯之服色車有簞茀錯衛而又飾以鞞鞞淺懷馬
有鈞膺鏤飾而又飾以障革金厄合之堪見侯國之光天朝之
寵也

漁曰三章敘其餞行之事以見王朝寵遇之隆也重餞上而贈乃餞時所予者韓侯返國而仍行祖道之禮者重其所往猶如始行也命卿士名顯父者餞之榮寵極矣僚友洽遠行之燕正天王優不盡之情也酒之多穀之盛穀之時固餞中事然皆出自天府所為隆也乘馬路車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斯為殊典也侯氏燕胥言韓侯與顯甫相燕而盡其樂也蓋供帳侈都門之盛籩豆列有楚之多盡僚友之歡慶君臣之遇鮑忠協恭其樂有相深于無已者矣

樵曰韓侯以謹爾侯度度命于王詩人前段詳敘他後番榮景而適以入覲遂有厥里親迎之事事與時會故詩人又將娶妻一着翻出波瀾蓋初受侯命又值新婚少年樂事一時並到詩人把他此段樂景點綴出來明主在上使年少諸侯既榮寵無

任又喜樂自如畫出一座族類榮貴又畫出一時迎送光彩真治世之風光侯邦之幸遇天子聞之亦當大笑韓侯顧之寧不欣然汾王之甥派出王家蹶父之子胤係侯封是父母之族皆貴也俱承上妻字來迎止五句是往迎之禮極其盛諸娣從之是來嫁之儀極其盛語意重到韓侯顧之以見韓侯之樂也顯光者顯蹶父之光也諸娣謂娶一國而二國騰迎一女而九女隨祁祁訓徐親徐以行動言親以態度言盈門承諸娣看爛者爛韓氏之門也看迎曰百兩是迎以祁君之禮從以諸娣是送以夫人之禮亦闕着始受命為諸侯

漁曰五章從蹶父相攸中帶出韓土山川地利之美人物富庶之盛尊王命而教化之洵足伯諸侯而強天下而韓侯又忠順賢能此蹶父之有達識善相土而妙擇攸從國大地饒處謀令

居而夫妻得以賢順保安樂此詩人托厥父之智表出韓侯將
來齊家治國一段盛事故其鋪張風物侈言令居燕譽者詩人
豈徒以富貴速樂為韓侯望而以安飽燕妮為厥父頌哉首提
厥父孔武見才幹不凡靡國不到奉使而周覽列國隨便為韓
姑擇配耳莫如韓樂者地勝土饒教養有資足有以為而為諸
侯之長永為一方之伯故可樂也孔樂至令君慈是一孔樂夫
大江以南多川澤大河以北多平原韓非川澤之國也乃有流
而為川潞而為澤者則地之廣可知川深而名魚聚焉澤廣而
長牡育焉川澤之所虧蔽而奇禽怪獸出焉慈為物之饒也廣
而饒有國家者之賴也此居之善而可慶者厥父于旬宣之日
已為韓姑慶之而韓姑于歸其安樂可知也燕譽亦擬其歸韓
之情如此頌得倡和匪懈相順處共位續祖之孝助無廢之忠

此則燕譽之美盛也或曰譽作聲名解亦正大

燕曰末章首二句原其建國之由引起下原命其先祖立巨鎮
于此以為北方百蠻之長意今王又錫以追貽使韓侯悉長之
見今日之命一循先王之故典也以先祖至其伯是命之繼世
業以終首章續我祖考之意寔壙四句是命之修職業以終首
章無廢朕命等句之意因者兼事之意詞韓地近北而百蠻又
倔強難服因使之鎮韓而封之為長耳貽北狄以其類之多曰
百蠻以其種之大曰追貽就其所居之地曰北國此正不庭之
方所當轄者也寔壙四句皆蒙王命來壙壑以固圉啟籍以足
食皆頌寔寔為經國之務城池兼創修說獻所以利用修職貢
之儀也縱是備言度共爾位中事就本國說而蠻貊亦在其中
此章與首章互相發明但上是述王命此只詩人申廣王意以

規之見必如此而後王命不易也

一說是痛等就韓侯處置百蠻講必初服之地乃有痛鑿故籍等事若本國城池疆理舊制已定無煩贅命也此說理勝且於本註一以字貫下四句自見連絡

小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漁曰此詩揚厲受命其正指也而忽插入婚娶一段情文大是奇趣而又添出蹶父相伋一重風采在迎婚送嫁之後格法錯布驚思駭目篇中點景從梁山遠起其敘服物章采餞燕酒蔬及風土畜產蠻夷方物皆從閑冷物情粧點得熱鬧動人此詩情之妙致也

江漢章

漁曰此詩美宣王能任賢以攘夷也淮夷平詩作于成功受賞

之後以聲敏戎功用錫爾祉為主前三章搃是聲敏戎功一句意後三章搃是用錫爾祉之一句意通篇臣以武功佐主君以武功賞臣而未云夫文德洽四國則知武特以平一方之難而文乃所以隆四國之化詩入之旨微矣

漁曰首章上四句言順流而下下四句言整兵而進是一意而兩敘之非水陸並進之謂江漢浮浮有山川改觀氣象武夫治陷有人心效順意思下出車設旗二句又在武夫內粧點出師氣象勢匪安句照散戒看蓋四方未平王心未慰故不敢即安此成功之本也求者以淮夷散處潛伏故但求其渠魁而不妄殺鋪者以淮夷竊據中原故陳詩以行天討搃見兵不他擾之意

漁曰二章言夷服而功成首二句敘起經營之畧蓋平夷有許

多處置安頓必屈其力而服其心斯為善勝也四方大蓋指蓋
淮夷雖擾亂一方自王國言之則謂之四方不靖耳告成即奏
捷露布馳告非伯自歸也纔一經營便爾告成想平淮不甚
費力王師一至已望風而靡矣四方既平頂經營來上觀國勢
則流服靖而畿甸安王國于是安焉下觀人心則反側除而効
順者民爭于是息焉夫內外相繼王國視四方為安危四方平
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上下相屬王心視群心為休戚時靡
爭則王心寧下順而上安也此其四句言其功成之大也

漁曰三章上六句迷王命疆理之意下述召公疆理之功此王
命是勅書再來就江漢之泝命之淮夷為梗四方因而借據焉
以亂其疆界故宣王一平淮夷即有疆理四方之命武闢是開
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有撫寧安集意疫者不恤民瘼棘者更

張太驟于戈既擾而遂為疆理疑于病民瘡痍甫定而即為疆
理疑為迫民故曰匪疚匪棘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
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言徹我疆土之意徹以取民王國一
定不易之極也極字有四方所取正意豪強不得兼併貪暴不
得多取所為極也于疆于理正徹田事至于言式闢之功此二
句是張美之詞就上文推開來說也

樵曰四章迷王委任責成之意以起下報功之典也來自是詩
人敘詞文武受命下皆王命之詞文武四句本其世功以勉之
肇敏二句亦以爵賞而勸之自者徧治經營疆理之事宣者布
此經營疆理之命文武受命蓋追述之為下褒實地欲以文武
之命康公者行其實故先以康公之佐文武者論其功維翰召
康公日闢國百里是其甸布文武之政是其宣而其蹟皆在江

漢之間祖武可繩也故曰是似似字極重無曰二句言未必以承家之孝為體國之忠鼓舞激發自有不容不竭蹶者聲有祐大之意敏有奮圖之意俱從似字來錫祉蓋經營疆理能有成功則爾以康公之翰文武者為吾翰則吾亦以文武之福康公者為爾福也

漁曰五章本上用錫爾祉說報功當推恩啟聲圭瓚秬鬯以先其先此是祀先之祉報功當加地故告于祖廟而錫之山川以壯國勢錫之土田以供國用此是裕後之祉然聲在何處釐錫在何處錫蓋從其祖受命于文王之前以康公之佐文武者論其功此以文武之命康公者行其實不在錫而往岐周一以昭文之有世臣一以旌康之有賢胤也虎拜二句不但謝恩常詞有許多報稱之意形容不出先景萬年中有永清江漢之波

永受淮南之賁意

蘇曰末章極盡報答無涯之意而忠愛溢于言表虎拜稽首上則拜于文廟受策書也此則拜于祖廟揚王休也正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只宣揚策命于祖考之前以榮君之既便是對揚作廟器而勒策命于王使王命昭然在人耳目一時鴻勳盛典永永不磨則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考蓋即王命之成非自誇其功也天子句是勒之策命後者忠臣愛君必望之有永而規之以所不足人君有好大喜功之心則溺于武而不知有文者固其情也況當我武于揚之際則狃于勝而不能自己者尤其情也惟振蕩之餘而有優柔教化之澤真太平之治也故因其名心而進之以不已之名然名非可倖垂故又因名而進之以文德令聞虛說文德其是

也武節颯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橫流萬年之計也惟文教浹洽
盡沈沈之武夫而化為恂恂之義士文武之治曠世重光則庶
定者靡爭者相忘于湯穆之風治安之慶奕世無數令聞不已
其在斯乎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不矜己之
功而納君子令德意度遠矣

何確齋曰君臣之間非所論于報施也乃君厚臣而期以無忝
爾祖臣視君而望以久治其國亦見一時殷勤篤厚氣象

小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章

漁曰此詩美宣王之自將者由積弛之後能振王靈而尚王猷
也詩作于成功之後專以歸功天子當以允塞句為主既云天
子自將即皇父休父俱不得稱將故首章命三公治其軍次言

王命六卿副其事三章言王師在道之先聲四章言王師至徐
之威武五章言王師伐徐之無敵六章言成功而歸以明王道
之服遠推本日之王猷見戰勝于廟堂者不必角力於邊境也
此所以為天子之功也若首章之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二章之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則揭其為民為國一段誠心即王猷允塞
之流露處也

樵曰首章親命三公以治軍安民也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于
泯泯滅滅宣王奮然中興親征淮北之夷如雷霆之驟發日月
之光昭也故曰赫赫明明就王命言王命貫下七句詩人欲張
大宣王之親征故稱其為世臣曰南仲太祖稱其為重臣曰卿
士曰太師稱其為名臣曰皇父摠為一人曰南仲太祖言其
將家見軍畧之素閑曰太師皇父敘其位望見威名之素著六

師曰整比其什伍定其部分也戎事曰修選其車馬精其器械也二句見不徒飭兵數而且以修戎政既敵既戒即有嚴有翼意是行師第一義然此句全在惠南國上着初見戰勝攻取固所不難惟要萬全取勝一怒安民俾南國受吾兵之利而不受我兵之害此中須慎用精神故不得不敵戒也提見天子自將比尋常嚴翼更別

漁曰二章策命六卿以副安民之心首二句詩人敘詞此王謂是詔內史而策命之也左右以下皆策命之詞左右陳行謂結陳而行部伍極其森嚴戒我師旅謂陳詩鞠旅紀律極其嚴明淮浦即是徐土以淮賁環繞于徐故必循而省之循省熟察之意察其為亂者謀之不敢概及無辜也不留不處見其不久以病民皆行師之要也三事高原下隰平地為三農或作三農之

時事亦可皆指淮浦之農說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或貽三農之害故不必留處而後三農不失業也恐將驕而慢敵則曰既敵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是為王者師也蓋兵驕誨敵師老病農俱非時雨之師亦非不得已之意也此皆是慎武事而不欲窮兵之意末之王猷允塞已見端于此矣

樵曰四章言王師在道先聲服人上皇父本為大將休父自是副將此更提天子見其自將之天威也赫赫威靈光顯與衰颯者異業業氣勢昌盛與頽尾者異赫業即所以為嚴也曰有嚴便藏一箇王猷在內天子當積衰之後而奮起立功故自將之有嚴與命將出師者自是迥別徐方畏服皆本于此王舒保作見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政以靜待動以逸待勞處蓋伐者用奮迅有嚴者用舒徐也匪紹不失之輕遠匪游不失之散漫節制

之師威嚴之體自是如此乃徐方之人使已連絡騷動而為之震驚即其勢有如雷霆之作于其上雖有摧擊之虞而徐方如此其震恐驚懼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師行之律先聲奪其心矣解騷以下是從王師紀律處形容夷心屈伏光景

漁曰四章敘至徐土之王靈丕振重王奮厥武向向下形容一奮字也王何遽奮厥武蓋至徐見蠻夷之據險恃眾以逆犯順故奮然震怒也震怒天之怒也怒人之忿也如震向承奮武來正寫出天子之有嚴也虎臣二句虎臣之武皆為王之武也鋪敦二句六師之武皆為王之武也虎臣如虎之虓然自怒言其武出于忠憤也鋪言其眾之集敦言其陳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力者然曰王師之所言淮浦向為淮夷竊據今纔至其地已戡然不可犯而為王師之所矣此章只論

兵威氣象如此非文兵也

樵曰五章極言王師之無敵要得天子自將兵出萬全意重王旅一句言王奮赫業之威行節制之師凡命卿士之所整司馬之所戒皆王旅也別擘擘而眾盛焉下六句極狀擘擘二字之義然又是極狀有嚴二字之意數如字皆形容之詞兵貴神速而疾如飛翰所謂後人發先人至可以衝其不及備之謀也兵患寡弱而眾如山苞而堅不可動所謂藏于九地之下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卒然臨之而不驚也動關如川流而鋒不可當所謂動于九天之上突陣而來擁眾而至銳然當之而不懼也綿綿言部伍聯屬首尾相顧非衝擊之所能絕翼翼言行隊整齊左右奮揚非掩襲之所能亂也不測言奇正互發離合無常智者

無與知其謀也不克言戰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與由其力也濯征以自將言有一舉而洗濯夷氛以威與維新景象

漁曰末章就成功班師而表揚其以王道服遠重王猷允塞上前皆稱其兵威此獨明其王道王猷允塞是一詩之大主腦允塞即忠信之心宣王厲精求治側身修行任賢使能以內修外攘者全藉允塞之心着寔修治故天下人民皆孚格于一人之心所以成功致治由此允塞之王道也來對背叛言同對渙散言來與同本心服說天子之功謂此來同皆來同于允塞之王也雖卿士之敬戒左右之陳行皆天子之精神所鼓舞也淮夷背叛四方所以不平今且來同則四方無擾攘之驚故曰既平平則不特來且易不庭而來庭而稽首稱臣矣不特同且改逆命而從命而中心無回矣王曰旋歸言即日班師允塞不留不

處之命以遂惠此南國之心見親征為不得已之行要有收斂武功以純全王猷意

陸聚岡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夷迹其成功然直中策耳而詩人美其允塞之歡若納之于舞于苗格因壘崇降之律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此也

小序曰帝武名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
瞻仰章

漁曰此詩刺幽王寵褒姒以致亂宜以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為主蓋女謁盛故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疎女戎與而外戎乘之此定勢也章內三言人之云亡慨賢人之陷于罪罟也而賢人陷罪皆由婦寺相倚為奸故首云罪罟不收後云天之降用罔咎正相應而奪土田一節正是剝落賢人以厚奸人正王之

信婦寺以亡賢人處末云法祖赦後推不外去小人存善人則罪畧收而下民惠則邦定矣

撫曰首章言瞻仰者望惠于天也惠即惠顧之意惟吳不天惠所以甚久不寧而降此大亂惟其降亂所以國危而士與民皆病作一氣說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以小人為之蠱賊無有平夷屆止之期以刑罪為之網罟無有平夷瘳愈之望士民之病正未已也但刑罰不當由于任用匪人原非兩事蠱賊四句此亂象也亂本則在生自婦人罪畧句寔一篇之緊要語按要歸重刺王上

漁曰二章上言黷貨無厭下言淫刑失中皆歸咎在王身上上四句承蠱賊之害而述其侵牟奪取于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承罪畧之害而述其拘繫縱釋于人者反覆不常也采邑所

以養君子而反為小人之所有所奪此便是蠱賊無罪者收之有罪者脫之此便是網罟所謂士民其瘵者如此四個女字俱指小人言之蓋予奪失當刑罰失中俱是小人用事之所為也其是用小人者王也便有刺王之意

撫曰三章推原今日之禍亂皆由婦寺相倚為奸來始借哲婦以形哲婦之奸終兼奄人以甚哲婦之惡無非見亂之生自婦人也哲夫只引起之詞亦隱刺王之不哲也哲本男子之德若婦人而哲則聰明諳識政事必將干預外政未有不傾國者懿即報哲言據其外非不懿美而究其是反為鴟鵂正以其多言而能階亂也按是厭而惡之形容其惡如此首言降此大厲而階此厲者竟自哲婦當之亂真匪降自天矣大凡君子言言有教誨之益若婦寺則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寔為階為愆何教

誨之有以此蠱惑君心所以小人得志而刑罰不中皆由于此
漁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以其少小慣習願訪無猜憚之
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官掖頗曉舊章擇知主意或
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因之滅
亡多由于此

權曰四章鞠人四句極言婦寺罔人之惡末四句又專言婦人
干政之非以見長舌之所以傾城也鞠人謂如鞠獄然直推勘
到底使人不得辨辨智御人每以伎害而濟其變詐其言巧于
中傷人而使不可避謀狡諧人惟務巧中于前不必取驗于後
後來事情與前言語相背此二句正造無為有人入于罪罟之
惡處豈曰不極二句豈徒曰我言不罔極已乎且曰口過不足
為愆也此上甚言婦寺之奸如此必不可使之預政而王反寵

信之如賈二句借以引起婦人如字不作比喻乃假如之喻謂
以君子而忘義專利以婦人而舍內專外皆反常悖理之變婦
人休蠶織而專朝政則忍長舌以階厲與罪罟以傾城也必矣
漁曰五章上已極言婦寺致亂之惡此又窮其亂本而歸責于
王首設為詰問令王自思兩何字中見天神非無故也然不必
指出其故註以王信用婦人乃詩人不言之意不富指飢饉薦
臻說言變惑之深必召戎狄之禍是時犬戎之變未發而曰舍
爾介狄者蓋婦人狄人皆陰類也蓋中國有婦人之王則狄人
必有入中國之兆矣從來女戎男戎每以類相夷狄之禍所當
忌然昏君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己者以刺不
富即不祥也舍介狄忌正言即不弔也色荒于內故威儀不類
人之云亡本胥忌來正指善人為婦人構陷以亡于罪罟之中

也邦國句單指承人亡說賢人亡則國必危殆如脉絕瘁如病危此正天譴神怒意

樵曰六章承上章末二句而重言其可憂以徹王也降罔謂降此刑罰以羅害人維其優喪亂之多也是王法繁重之意惟其幾死亡之近也是窮促危迫之意心之憂者言設有善人蓋或猶可挽回今事已莫可誰何惟有心之憂愁悲傷而已深憂救亂之無人也云亡根聽婦寺之譖來

原曰末意興象之發于深憂之懷于始寧自今矣謂婦人入宮之時而已憂其有今日矣此語含蓄無盡不可明言蓋自我先則禍已過而可以更為自我後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為而此不先不後已無可為矣惟王自絕于天故天若藐然于王王若悔悟雖時不可為天又能為于不為之時無不克鞏者言天能降

亂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使之固剗復相尋理所必至其道肇于無忝皇祖也無忝就親賢遠色看遠色而貴德無忝于祖之刑于寡妻去奸而親賢無忝于祖之不近刑餘將官中無傾城之舌閫外無介狄之侮大厲之天轉為克鞏之天以能保我子孫而人尚亦有利哉

顧江東曰自古國家喪亡如出一轍其禍亂之萌多由于內之嬖妾奄豎更相煽惑然後小人滿朝大役頻興天譴神怒夷狄之禍亦乘之而作幽王以褒姒致犬戎之侵明皇以貴妃致祿山之變此其明驗也向使為人君者常謹天戒常法祖宗常親賢人常遠婦寺則國何致亡之有

小序曰瞻卬凡伯刺王大壞也○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召旻章

樵曰通詩刺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感國以維今之人二句為主而潰潰二句則舊人不獲用之由也首章言飢饉之灾末章言侵削之事餘皆言任用小人之非乃知禍所從來非由天矣木冀王得如召公之臣用之則喪亂或可回也所以望其用舊之心較深切矣

漁曰首章言天之降灾而致民之危困也重飢饉之瘼為篤降末二句皆為飢饉之故而然言是天方垂愍下民者今若此其疾威故降此喪亂甚厚瘼我飢饉正天之篤降喪處流亡從飢饉來派者散之四方也亡者轉而為溝中瘠也居則中國被其害國則邊境罹其憂諸侯內叛犬戎外侵日蹙之勢已見于此矣

樵曰二章推致亂之由天降罪罟貫下說即指蠱賊昏椽之人言此輩羅織善良使手足無措真罪罟也本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蠱賊狀其害昏椽狀其人回過狀其心術小人而言蠱賊者禾稼之有蠱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蠱賊內訌訌訓潰如癰疽之內壞昏椽言其行喪漢史所謂刀鋸刑餘之人也小人鬪寺乃相倚為奸者故併昏椽為言上篇已言婦寺當時寔有寺人用事者潰潰回過搃承上二句夫蠱賊內亂其心腹昏椽靡共其職業皆為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未有不致危亂者此皆言其為亂之本也見亂非降自天意

漁曰三章言王之舉錯顛倒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不用所為致亂之由也臯臯頑慢之意頑不知道慢不供職訛訛工于毀

誇人者此小人舉說正與君子兢業相反兢業戒謹恐懼之意甚久不寧形其憂國危時無一時之敢偷安我位即指兢業之人兢兢二句是言當時君子以敬共見默非詩人自謂也小人親則君子疎勢不兩容也註顛倒錯亂之甚見王弱于小人一至此

樵曰四章承上賢奸錯亂說極言國之憔悴說而決其危亂也歲旱三句形容民之困窮憔悴兩如字乃形容之詞非比喻也既用非其人則蟲賊者傷其根本昏祿者敗其生意膏澤甚竭民生憔悴其無生全之氣如草之過旱而不遂其茂如草之積木而不濡其澤是流亡卒荒之狀如此也民困則國亂所以必潰也此皆任用小人所致焉有不亂者乎

漁曰五章重傷當時困窮之甚而歎小人之固寵可憂也惟昔

二句以昔殷富對今飢饉言惟今二句以今飢饉對死亡言一氣說所以然者由善人戴尸而小人用事也故下遂以小人之不避君子嘆之彼言小人其舉說多玷猶粗糲之陳也斯言君子其兢業精粹猶精鑿之裨也此句有美惡易別之意有好惡人同之意此時王不知玷何時罷黜我位孔貶誰為諫遂除非小人自非退避則可夫小人貪權好勢焉有自退之事此詩人知其寵固勢蔓決無衰敗之望故以不平之意而託其自量之心蓋深憂小人不退而禍亂日生故曰胡不自替正言不替也是以憂之之甚而情緒無聊不能自已也

樵曰六章言禍亂之來有自而王不知小人悞國亂之本也今不答小人而答君子則亂益甚矣夫小人明明階亂而不以云然是池竭由外不入而今不云自頻泉竭由內不出而今不云

自中亂本不窮將奸慝愈肆禍且滋蔓而害益溥矣憂之宏照
溥字來有日甚一日不但引長意小人肆毒君子必蒙禍故曰
不裁我躬既不云自小人則必歸罪君子所以嘆其害之溥也
漁曰末章正言今日侵削之事而追古傷今蓋深嘆王之不用
舊也但說箇召公便見用賢說箇今感國便見不用賢語意引
而不發不必更添註脚到末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辟國直就開
拓說不以化言如虞芮質成而歸周者益眾非辟而何于驪山
見四夷之侵于縹葛見諸侯之叛非感而何日辟日感甚言之
耳今昔之治亂得失可意會之也當時去宣王不遠其老成者
舊尚有存者故詩人只說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
外了而不了含蓄意味無窮

薛方山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此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

文武周召之盛以寓亂極思治之意其亦下泉之終變風也

陳定宇曰此詩及前篇皆有惓惓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
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信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
猶可安如大易之不遠復孔子之勿憚改秦穆自誓漢武之輪
臺何至百里之日蹙而台犬戎驪山之極禍耶

小序曰召是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
臣也

大全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孔之盛者
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于邠雅之終于召豈非治之衰
者必有思之于二公耶

又曰厲王無道而宣王 故雅詩猶存有志故也幽王無道

而平王不復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無志故也

何元士曰瞻卬名旻序以為凡伯刺幽王大壞而作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台公之臣也其義淵達矣瞻卬言內感于寵妾名旻言外鑒于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台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群婢昌言則善類暗啞邦國殄瘁恆必由之若二詩豈祇萬世永鑒哉漁曰凡伯可謂不忠不貳者矣嘗褒姒擅寵一時內外小人

附張羅織之罪

肆臯訛之伎忒權黨滿朝荼毒縉紳言

出禍隨人民重足凡伯忠誠滿抱憤鬱不得已篤忠愛之

詩詞字諫救于篇章直言婉

曲盡

刺

之

蝨賊之

害而勢不可

之時猶殷殷

以法祖

用賢為起死回生之藥勸之勉之非其愛君之至愛國之重誰敢不顧身家而反覆諷不一而已有若此耶凡伯可為善

事暴君之極矣

蘇曰我居圉卒荒寔靖夷我邦俱五言維昔之富二句七言昔先王受命日辟國百里俱五言今也日蹙國百里七言



溫州府志



卷之三

職官

一

二

三

四

五